

古史輯要

二





古 史 輯 要

(二)

撰 人 不 詳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要輯史古
冊二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張叔敬介)

邢

古史輯要卷四

○唐紀李姓成紀人。都長安。唐初纂國尚有十二高祖。五年盡平凡。二十一君得年二百一十有九。

高祖神堯皇帝名淵號武德九年上厚裴寂稱爲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瑀繩違舉過人皆憚之。

○李密開「洛口」倉散米取之任意。賈閏甫曰：民以食爲天。今之附者以所天在也。

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圖大事乎。至是密敗歸唐見世民驚服曰：真英主也。後密叛去追斬之

○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欲歸唐不忍背密乃啓密自獻上曰：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純臣也。

賜姓李。○有犯法不至死上欲殺之李素立不可曰：三尺法王者與天下共也。陛下甫創

洪業奈何棄法上善之命擬授七品清要官或擬司戶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祕書郎

上曰：此官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詔定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布綿○隋末錢薄甚以紙皮

爲之至是始行開元通寶錢十錢重兩○隋將堯君素守「河東」不下唐遣其妻子招之君素

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乃引弓射殺妻遂自殺。○上考功臣李納孫伏伽第一曰：李納

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秦王世民破劉武周因其將尉遲敬德世民急釋之賜以

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必欲往請以此金相資未幾世民爲王世充所圍敬

唐主稱裴監
不名蕭瑀繩違舉過
李密開倉賑給
所天在此
眞英主
世勣眞純臣

李素立守法
王旨所與天
下共法
授七品清要
官定租庸調
詔定租庸調
法

天下名義非
婦人所知
李納差盡忠
款
丈夫意氣相
期

公何相報之速

唐以秦王爲天策上將軍，開館延賢。

十八學士登瀛洲

如海王佐才

隔千里如面

談法突厥除佛

故人張鎮周不私

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達許叔宗

號爲十八學士

杜如晦房元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通元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冕子志寧祖世長

晦補外官世民患之房元齡曰如晦王佐才也不宜外補上曰元齡爲吾兒奏事隔千里

如面談

○張鎮周都督

「舒州」今安慶府

舒其故里也召戚屬與飲曰今日猶得與故人歡飲

明日則都督治事耳自是境內肅然

○傅奕請除佛法

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者無法

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叛其父諒蕭瑀不生于空桑

列子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于空申取育之名伊尹

乃遵無父之教哉

瑀不能答上詔除天下佛法

○上以世民功大欲立之世民固辭乃立

建成建成懼世民以金一車賄尉遲敬德刺殺世民敬德不從世民知之語敬德曰公心

如山岳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

○魏徵說太子曰

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無大功

以鎮海內今劉黑闥敗亡之餘宜請兵討之以助功名庶可自安太子從之遂破黑闥

上知太子與世民有隙欲遣世民居

「洛陽」令建天子旌旗自陝以東皆屬焉房元齡勸

行周公之事世民曰吾誠知禍但骨肉相殘大惡也俟其發討之可乎

○太白經天傅奕

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示世民世民具奏建成罪狀遂伏兵元武門射殺建

太白經天
元齡勸行周
建成請兵討
公之事

太白經天
元齡勸行周
建成請兵討
公之事

成及元吉上乃立世民爲太子未幾自稱太上皇太子卽位。

秦王制服突厥

殿廷習射

太宗一舉而三失

張蘊古上大寶箴

聖主不以天下奉一人

瑞氣瓊室

酒池

詔諫官隨

相入閣議事

刑得絹其於受

弓矢喻治道

命京官更宿

中書內省魏徵不存形迹

臣願爲貞

太宗皇帝名世民號貞觀高祖次子。魏徵初勸建成除上至是召徵衆皆危之徵容止自若上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頡利入寇上親擊之蕭瑀不可上曰彼以我有內難故深入設示之弱彼必大掠矣及頡利請和許之瑀又不可上曰朕卽位日淺一與虜戰損必多矣瑀曰非所及也○上引將卒習射於殿羣臣多諫不聽范氏曰天子非教射之人卒伍非進見之士殿廷非習射之地太宗一舉而三失矣○上患吏多受賂密遣人試之受絹一匹上欲加刑裴寂曰受賂罪誠當死但使人遺之是陷人於法也上悅乃止○張蘊古上大寶箴上嘉納之賜以帛略云聖主以一人奉一人壯九重于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鑿其臺而復其室羅八珍于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邸其糟而池其酒○詔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輒諫○上讓封德彝不舉賢彝曰未有奇才上曰古之致治者寧借才異代乎○長孫順德私受絹事發上反賜絹愧之曰果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上曰朕少得良弓近以示人乃曰非良也木心不直脈理皆邪朕以弓矢定天下識之猶未盡況天下之務乎命京官五品上更宿中書問民間疾苦政事得失○有請去佞臣上問爲誰對曰陛下先陽怒試之執理不屈直也畏威順旨佞也上曰是詐自朕先矣何以責臣○魏徵事上每不存形迹上讓之徵曰君臣一體何形迹之可存又曰臣願爲良臣毋爲忠臣稷

一言勝十萬
見面必資明
鏡剖身藏珠

徙宅忘妻

此誠致治之
要

祖孝孫作唐
雅樂

太宗垂裕
教人緣物設
民以穀爲命

白鵲合歡如
腰鼓

鶴死懷中
房杜謀斷相

見面必資明
鏡剖身藏珠

一言勝十萬
見面必資明
鏡剖身藏珠

契、皇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良臣也。龍逢比干。面折廷諍。身誅國亡。忠臣也。上悅。賜絹五百匹。〔嶺南〕酋長馮盎叛。上欲往討。魏徵諫。使諭之。盎遣子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師。賜絹五百匹。○上問人主何爲明暗。魏徵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上曰。人欲自見其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上曰。朕聞賈胡得美珠。剖身藏之。是愛珠不愛身也。人君徇欲忘國。何以異是。魏徵曰。人有善忘者。徙宅而忘其妻。甚至桀紂之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人言天子無所畏。非也。朕上畏皇天下。畏臣民。魏徵曰。此致治之要能慎。終如始。則善矣。○祖孝孫作唐雅樂。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此杜淹曰。昔齊陳將亡。作伴侶曲。玉樹後庭花。而聞者皆悲。何得言隆替。不由此。上曰。樂者聞之則樂。憂者聞之則憂。憂樂在人。非關樂也。○畿內蝗上掇數枚吞之。曰。民以穀爲命。汝食之。寧食吾肺腸。蝗乃滅。○有白鵲巢寢殿。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誠家給無瑞。不害爲堯舜。民困多瑞。何滅于桀紂。○魏徵素敢諫。善回主意。上每爲之震威。上嘗得佳鶴。望見徵來。匿懷中。徵久奏事。鶴竟死於懷。○房元齡明達吏事。杜如晦引拔士類。二人爲相謀。斷相資。故唐世賢相推房杜。○唐故事。凡軍國大事。許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上曰。比來中書不聞違異。但行文書。誰不可爲也。元齡等頓謝。○旱。

常何薦馬周
陳便宜二十
餘條

爲臣具草

取上策
古作王會

圖張元素謙修
洛陽宮
張公有回天
之力

隋文帝勵精

之主

○上修「洛陽」宮。張元素曰：「往者平隋，命毀宮室。今此役不息，甚于煬帝矣。」上悅，賜絹二百匹。魏徵曰：「張公有回天之力。」○上問蕭瑀曰：「隋文何如主？」瑀曰：「亦勵精主也。」按文帝臨食，乃令衛士傳餐。上曰：「然不任臣下，故二帝而亡。」朕信任賢才，事關宰相，孰敢不盡心乎？」○霍王元軌大弟宗好讀書，能下人。或問劉元平曰：「霍王何所長？」元平曰：「無長。」問者怪之。元平曰：「人惟有短，乃見長。如霍王原無短，何從見長乎？」○上讀鍼灸書云：「五臟附于背。」詔自今毋得笞囚背。○上謂王珪曰：「卿自謂與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不如元齡；才兼文武，不如李靖。」敷奏詳明，不如彥博；理煩治劇，不如戴胄；恥君不堯舜，不如魏徵；至嫉惡好善，臣亦有微長。衆服珪確論。○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俗漸澆，故秦任法律，漢雜伯道。誠欲化不能也。」魏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而帝行，王而王。顧所行何如耳。若云漸澆，今將漸入鬼魅矣。」上從徵言，歷一年，斷死刑者僅二十九。○房元齡奏閱兵，上曰：「隋煬豈兵不足耶？能使民人安，此朕之用兵也。」○上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多稔，邊境無虞，二喜也。治安

太宗禁笞囚
背。謂與諸子
何如。

王珪確論

恥君不堯舜
而化。

房元齡奏閱

二喜一懼

越日五覆奏
不受康國內
附治國如治病
魏徵獨以爲不可
文帝不及始
皇會須殺此田
舍翁

魏徵賦媚
之罪
德論上
敬德拳毆道
非高祖
穗世南上聖
德論上
破劉武
德舞周時所作
縱囚來歸

魏徵不可一
入宮失一夏

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一懼也。○詔決死刑必越日五覆奏請乃定。臨刑去音樂酒肉。○康國求內附。上曰招絕域而斃百姓。朕不爲也。絕之。○上曰治國如治病。病愈尤宜調護。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爲喜。惟喜陛下安不忘危耳。○羣臣請封禪。魏徵獨不可。曰文帝不禪。豈不及始皇耶。事遂寢。○上欲避暑九成宮。馬周諫曰。陛下以宮小而避暑。是留上皇于暑中而自居涼處也。○上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以朝服賀曰。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明也。上悅。○魏徵每諫不從。上與之上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斌媚。○虞世南上聖德論。上曰。何敢過擬。但比近世主差勝耳。如朕不能慎終如始。恐使後世笑卿也。○大宴慶善宮。尉遲敬德爭次。拳毆皇叔道宗。目幾眇。上不憚曰。乃知韓彭薑醢。非高祖罪也。敬德始戢。○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上破劉武德舞。時所作。則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上錄囚。縱使回家。期以來秋就死。至期皆自請。上悉赦之。○上置酒未央宮。上皇帝突厥起舞歎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上分天下爲十道。令大臣分巡天下。或薦魏徵。上曰。徵規朕失。不可去。左右。○九年上皇崩。○皇后長孫氏崩。后嘗諫上。又製女則十三卷。上覽而悲之。曰。入宮失。

作層觀以望
昭陵

魏徵十思

一字不可增

減

宰相領度支

魏徵上十漸

萬世知君臣

之義

撰定五經正

義

呂才刊定陰

陽雜書

論者以爲確

史氏不能書

吾惡

太宗保此三

鑑

忠臣愛君必

圖凌煙閣功臣

於

一良佐矣。○初葬上皇于獻陵，至是葬后于昭陵，上思念不已，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曰：「臣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陛下望獻陵耳。若昭陵固已見之矣，上泣爲之毀觀。○魏徵上十思。如思止思謙思節等項也。上曰：『當置之几案，以比韋弦。』佩韋縵之革，安性緩佩，弦急之，佩緩之革。○馬周爲中書論事切理，一字不可增減。上聽之忘倦。○房元齡爲相，以度支係天下利害，求其人弗得，乃自領度支。○魏徵上十漸曰：『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亦漢文後一主也。』○上幸太學，命孔穎達撰五經正義，賜穎達及諸生帛有差。○上命呂才刊定陰陽雜書，悉參以經史。識者以爲確論。其序祿命略云：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盡當六合同千而貴賤殊共胎而天壽異命，果足據哉？又序葬事略云：上古委塋，初何擇地乎？○上欲自觀史，褚遂良不可。觀使善惡無隱也。上曰：『朕有三行，一鑒前代，二進善人，三斥羣小。』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岑文本拜中書令，有憂色。語賀者曰：『吾今受弔，不受賀也。』○突厥入寇，上以公主妻薛延陀。突厥和親。○魏徵薨，上製碑文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鑑，今亡朕一鑑矣。○上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何也？』褚遂良曰：『漆器不已，必用金玉。忠臣愛君務防其漸。』○上圖功臣二十四人。魏徵房玄齡等於凌烟閣。○魏王泰，上次子，有寵，欲奪太子。太子

翦髮和藥

承乾謀殺泰事發俱廢爲庶人而立晉王治。○李世勣疾方云鬚灰可療上自翦鬚和藥。

世勣叩謝上曰爲社稷非爲卿也何謝爲。○初魏徵薦杜正倫侯君集至是二人以罪誅。

房元齡刪高祖實錄

房元齡刪高祖實錄於上六月四日事殺建成以魏徵之忠太宗之明猶不免于疑君臣之際蓋其難哉。○房元齡刪高祖實錄於上六月四日事殺建成

六月四日事
太宗面諭羣臣得失

上乃疑徵因詔所立碑。以魏徵之忠太宗之明猶不得失。○上論羣臣得失事之多微諱。上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朕所爲亦類是須直書之。○上論羣臣得失

失曰無忌決斷事理攻戰非所長高士廉臨難不苟所乏者規諫耳馬周直言任使多稱

魏徵

遂良每寫忠愛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高麗王蓋蘇文叛上親征之拔

〔遼東〕進攻〔安市〕城薛仁貴奮擊所向皆摧高麗盡遁上以糧盡班師深悔無功歎曰

魏徵若在必不使朕到此乃馳驛以少牢祀徵復立所製碑。○上生日不爲樂曰朕有四

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子路貧時負米百里外養親及

子路有負米之恨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朕奈何以父母劬勞之日爲樂乎。○張昌齡王公瑾文名震京師王

師旦黜浮薄帝範太子

師旦知貢舉黜其浮薄上問之對曰若置高等恐後進效之有傷雅道。○作帝範十二篇賜太子且曰朕無足法也汝當更求古哲王爲師。○太白屢晝見太史祕記云唐三代後

其人已在宮中太宗以御斥李世勣何如

女主武氏當王上問李淳風對曰臣仰稽天象其人已在宮中上曰凡疑似者盡殺之對曰王者不死殺無益也。○上謂太子曰汝與李世勣無恩恐不能服今我斥遠之俟我死

汝親任之太子卽位遂擢爲僕射改名李勣以同世民

去二字

日引刺史入閣

高宗皇帝名治太宗九子三十四年永徵顯慶龍朔麟德乾上日引刺史入閣問民疾苦長

永徵有貞觀

之風孫無忌褚遂良同心輔政故永徵有貞觀風○初上爲太子見才人武氏悅之太宗崩武

氏出爲尼上幸寺見之納爲昭儀太宗嘗納元吉妻魏徵諫止之今武氏侍太宗十三年子亂高宗納之是太宗無兄弟之倫高宗無父子之倫免武氏得乎欲立爲后褚遂良曰先帝託臣曰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大故勿廢也武氏經事先

帝衆所共知萬世而下謂陛下何如主因擲笏解巾叩頭流血不聽復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許敬宗亦云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尙欲易婦況天子乎上乃貶褚

良廢皇后立之○鐵勒聚衆十萬在天山挑戰薛仁貴發三箭殺三人餘皆降勣曰將軍

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上苦風眩目不能視凡奏議一聽皇后決之中外謂之

二聖○張公藝九世同居上問之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賜以帛○唐制取人以身言

書判身體偉言詞正書寫楷文理辨四者俱優則先德行○楊炯駱賓王等皆有文名裴行儉曰士先器

識而後文藝炯等淺浮豈享爵之器耶後皆如其言○太后引文士令參決以分相權謂

之北門學士○時羣臣多穢默李善感諫封五岳天下謂之朝陽鳴鳳○李義府爲中書

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多笑而狡險忌刻時人謂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人號爲李貓

笑中刀

朝陽鳴鳳

北門學士

古史輯要 卷四

一三

中宗皇帝名顯高宗子居房州十四年復位五年嗣聖神龍景隆三號

武氏名豐高宗后文國號開

周

位二十二年有年號十一勿錄

附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名豐高宗后文國號開周

李敬業移檄

討武后

開告密之門
徐杜獨存忠

四時仕宦

金藏剖胸
九月梨花杜景儉真宰相姑姪與子母孰親

蘇模稜

婁公盛德

○太后廢上爲廬陵王居房州立豫王旦中宗爲睿宗居別殿政事皆決于太后○李敬業子勤移檄討武后檄云武后包藏禍心竊窺神器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遣兵平之○狄仁傑奏焚吳楚涇祠千七百餘所獨留四祠季札伍員夏禹太伯○太后懼人心怨望盛開告密之門使人密告而羅織成黨羅網無辜法官競爲深酷獨徐有功杜景儉李旦知不離刑曹終無死法○傅游藝請改國號爲周詔豫王旦爲皇嗣賜姓武氏游藝期年中歷衣青綠朱紫人稱四時仕宦○婁公盛德寬慎謂其弟曰吾位宰相汝爲州牧恐不免弟曰人或睡某而拭之而已師德曰拭之反重其怒夫睡不拭自乾當笑受之○有告皇嗣異心太后鞠其宮人安金藏引劍剖胸以明皇嗣無異睿宗得免○九月梨花太后以爲瑞杜景儉曰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太后曰真宰相也○太后欲立武承嗣爲太子狄仁傑曰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子則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于廟也太后乃召廬陵王立爲太子○狄仁傑舉其子爲地官郎稱職大后曰卿足繼祁奚矣○蘇味道爲相處事不欲明白惟模稜兩端時稱蘇模稜○婁公盛德薦狄仁傑入相而仁傑不知嘗議師德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薦也仁傑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包容久矣○狄仁

秋仁傑薦張
東之
門
李悉在公

人
公方今第一
六郎面似蓮
花
蓮花似六郎

請兄入此發
行冲請備藥
物
蘇味道以雪
爲瑞
黑敕除官

欽明八風舞

傑薦張柬之姚元崇等數十人或謂仁傑曰桃李悉在公門矣曰薦賢爲國非私也○張昌宗等譖魏元忠欲廢太后因賂張說證之宋環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害正如以此獲罪其榮多矣及太后問說說曰臣實未聞乃張昌宗逼臣證耳太后怒貶元忠流說于嶺表○太后宴朝臣張易之兄弟位宋環上易之素憚環語曰公方今第一流何不坐環獨不爲禮○楊再思爲相善媚或謂張昌宗曰六郎昌宗別名面似蓮花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侯思正以詭詐見寵擢爲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獮豸何嘗識字但能逐邪耳太后從之○周興來俊臣皆以酷法阿太后或告周興逆謀令俊臣按之誑興曰囚有不服當用何法興曰取大甕令囚入中外以火炙之俊臣乃取甕如興法因謂曰有旨請兄入甕興叩頭服罪太后原之○元行冲語狄仁傑曰凡人必有肺醯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知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請備藥物之末仁傑歎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三月雪蘇味道賀瑞王求禮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爲瑞雷乎太后爲之罷朝○時賄賂公行宮中降斜封墨敕以除官不用正封曰斜不用硃印曰墨○張柬之舉兵討武氏斬張昌宗等遷太后上陽宮迎上卽位復國號唐薛季昶曰二凶雖誅張昌宗也祿產猶在呂祖比武思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上宴羣臣祝欽明請作八風舞備諸醜態盧藏用曰祝公五

祝公五經掃
地雙陸點籌

經掃地盡矣。○上立韋氏爲后，亦專朝政。武三思通焉，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傍爲之點籌。武后之勢復振。三思懼，張柬之等五人張柬之敬暉袁恕已，乃假封五王，令出鎮一方，尋誣以反，悉誅之。未幾，武、三思爲太子重俊所殺，而太子亦被殺。韋后乃以餅毒上，立溫王重茂，是爲殤帝。睿宗子隆基起兵討韋氏，盡誅其黨。

睿宗皇帝

名旦，中宗弟，三年，景雲太極二號。

盧藏用，則天時隱終南山，徵爲左拾遺。

時有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之論。

司馬

仕宦捷徑
以高力士爲
監門將軍

承祐指終南語，藏用曰：此仕宦捷徑也。

○上以功立隆基爲太子，尋傳位，自稱太上皇。

宦官之盛自此始
元之進十事

元宗明皇帝

名隆基，睿宗三子，四十

以高力士爲監門將軍，知內省事，而宦官自此盛。

○上

薦藥焚鬚
花萼勤政樓

擢姚元之爲相，後改名崇。元之進十事，必能從方就職，上納之。元之乃謝。

○上選樂工數十人于梨園，教以法曲。○上素友愛，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時薛王有疾，上親爲薦藥。

長枕大被
子殿前

回風焚鬚，曰：王病愈，鬚何足惜。嘗作興慶宮，立兩樓，西曰花萼相輝樓，南曰勤政樓。

時與諸王宴其上。○上以風俗侈靡，罷織錦坊，焚珠玉錦繡于殿前，令后妃無得服錦。

伴食宰相
救時之相

盧懷慎清儉，所居不蔽風雨，妻子不免饑寒。嘗自愧才不及姚崇，每推重之。時稱伴食宰相。

○姚崇遇事明決，每有德色。謂齊澣曰：我何如相？澣曰：可謂救時之相耳。○姚崇宋璟相，繼爲相，崇能應變。璟每持正，或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山東〕蝗，姚崇命捕獲。

捕蝗

御史對仗讀

彈文

宋璟奏復舊

制

張說陰祈改

數字

吳兢直筆

天下本無事

始慕兵尤宿

衛

兵農自此分

問裴光庭奏

用循資格何

如聖書

知卿不能致

者一人

飲不盡卮

阿韓休守正不

貌瘦天下肥

音樂較勝負

捷狀歌于薦

之盧懷慎以爲殺傷過甚崇曰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有禍崇請當○貞觀之制御史彈百官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權小臣不得誣謗宋璟奏復舊制○吳兢撰則天實錄直書宋璟激張說事說陰祈改數字兢曰若狗公請此史不爲直筆○高仲舒博古典齊澣達時務姚崇每向之質疑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陸象先刺史政尚寬簡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唐初置府兵百姓苦之至是募壯士充宿衛兵農自此分矣○裴佶先以罪下獄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士可殺不可辱古者刑不資格限年月凡庸滯者皆喜爲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嗟怨○王毛仲嫁女曰萬事俱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也上爲召之環至飲不盡卮托言腹痛歸○韓休爲相守正不阿上小有誤輒問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上帥太子往苑芟麥曰用薦宗廟不敢不親且使汝知稼穡之艱耳○命安祿山胡人爲節度使討奚契丹失律喪師當誅上欲赦之張九齡言其有反相不可宥上不聽○上宴五鳳樓命附京刺史縣令各率樂工以較

春秋金鑑錄
千秋金鑑錄
春秋相係國家
安危立仗馬
一鳴輒斥去

以楊氏爲貴妃
宰相以刑措
參賞風度得如九齡否
白雲蜜腹劍
羅鉗吉網
李邕如干將
莫邪心腹中止有赤
祿山出入禁
泰山冰山
洗祿山兒

二十四郡無
一義士

曰真賢人之言哉。○春秋節月十五上生辰八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述前代興廢爲五卷。謂之春秋金鑑錄。以獻。○上欲相李林甫。張九齡曰。宰相係國家安危。相林甫恐爲社稷憂。上不聽。乃罷九齡而相林甫。○李林甫欲擅權。召諫官曰。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自是言路遂絕。○駢馬楊洞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有異謀。俱賜死。○納壽王妃楊氏爲貴妃。而爲壽王別娶。明皇殺三子。納子妃。三綱絕矣。何以爲君。○徐嶠奏獄院殺氣由來烏鵲不棲。今鵠巢其上。幾致刑措。上歸功於相。李林甫牛仙客賜爵公。明皇殺三子。猶云刑措乎。○上思張九齡每宰相薦士。輒問風度如九齡否。○苗晉卿選士。以張倚得幸于上。取其子奭居首。上召試之。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李林甫多以計傾人世。謂其口蜜腹劍。嘗以吉溫羅希奭治獄。除不附己者。時號羅鉗吉網。○李邕以才見殺。盧藏用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終虞缺折耳。○安祿山腹大。上笑指曰。此中何所有。對曰。止有一赤心耳。祿山出入禁中。拜貴妃爲母。遇祿山生日。厚賜金帛。越三日。召入宮。以錦裹祿山。令宮女捧洗之上。往觀。賜貴妃洗兒錢。自是祿山益肆。賜爵王。○楊國忠貴妃弟。爲相。或勸張彖謁之。彖從之。楊國忠謂其必反。上不聽。未幾祿山果反。河北郡縣皆風靡。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

顏真卿起兵
討賊

不識真卿作
何狀

至死罵不絕
口

父老遮道留
太子

太子卽位靈
武

李勉尊朝廷

〔蜀〕至〔馬嵬〕

軍士餓疲憊殺楊國忠

嘗與祿山隙激之使反

及貴妃乃行

父老遮留太子太子馬擁不得行遂至〔靈武〕卽位

肅宗皇帝

名亨元宗子七年至德

時制度草創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坐李勉劾之上曰

朕有李勉

朝廷始尊

○令狐潮

祿山

圍張巡于〔雍邱〕巡將六人議降巡乃設天子像帥

藁人縮城

面中六矢不動

未識人倫焉

知天道

相拒二百餘戰賊遂敗走○顏真卿以蠟丸達表于〔靈武〕上亦以蠟丸頒詔

〔江淮〕由是諸道

唐分天下十五道

知上卽位而勤王益衆○祿山宴羣臣樂工雷海清不勝悲

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支解之○上欲相李泌泌力辭之但以布衣從軍軍士指

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語泌曰艱難之際且衣紫絕羣疑既而曰服此豈可

衣白山人衣紫絕羣疑

服此豈可無名
明皇思九齡先見
遣使祭曲江唯陽江淮之保障

行兵不依古法
張巡許遠烈丈夫以完節付二人

郭子儀克復兩京
魚朝恩爲觀軍容使
李光弼代子儀
樂寬憚嚴

李泌歸衡山
諸鎮自爲黨援

程元振不以聞

無名乃出懷中敕爲侍謀軍國元帥固辭乃受○上皇思張九齡先見遣使至「曲江」祭之○尹子奇_{祿山}圍「睢陽」張巡許遠謂爲「江淮」保障一失賊必長驅是無「江淮」也

固守之糧盡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盡巡殺愛妾遠殺其奴以食士士病不能戰而城陷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願爲厲鬼以殺賊巡等三十六人皆被斬生致許遠于「洛陽」
可謂烈丈夫矣死守孤城令唐得全江淮以中興兩人力也○安祿山子慶緒殺祿山卽位○郭子儀_{朔方}克復兩京_{洛陽東京}長安_{西京}安慶緒奔「河北」上入「西京」迎上皇還請避位

三日而歎至十日而賊亡又天所以完節付兩人不徒生也○安祿山子慶緒殺祿山卽

巡遠贊曰

東宮上皇不許○郭子儀等九節度使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師敗於「河陽」魚朝恩短子儀之敗上命光弼代子儀節度「朔方」「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史思明_{慶緒}殺安慶緒稱帝未幾史朝義_{思明}殺思明卽位○僕固懷恩請會諸節度討史朝義遂復「東京」○李泌屢乞歸上不得已聽歸衡山_{泌之乞歸頗似子房大不侔矣}○僕固懷恩懼賊平寵衰乃奏以史朝義降將田承嗣等節度「河北」自爲

德宗其去子房大不侔矣○僕固懷恩懼賊平寵衰乃奏以史朝義降將田承嗣等節度「河北」自爲

代宗皇帝_{名豫初名俶肅宗次子}七年廣德永泰太寶三號吐蕃入寇程元振不以聞及至「奉天」乃詔郭子儀出黨援上從之

以子儀爲西京留守喜其來而悲其晚

李郭齊名

子儀免胄釋甲

子儀單騎見虜

郇模獻三十字

楊綰清儉

子儀減座中聲樂

貓鼠同乳

崔祐甫不賀

郭公勳高

裴諱明郭公之不足畏

子儀悉屏侍妾

禦〔咸陽〕時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僅得二十騎卽行遣使請益兵元振不以奏致吐蕃直入〔長安〕上出幸〔陝州〕賴子儀疑兵而虜乃遁詔子儀西京留守○僕固懷恩反上封郭子儀爲〔汾陽〕王鎮〔河東〕懷恩將士悉歸之咸喜其來而悲其晚○李光弼封臨淮王與郭子儀齊名治軍多嚴戰功爲中興第一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不復稟畏光弼愧恨亡○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郭子儀免胄釋甲單騎見虜回紇見郭令公子儀嘗封令公皆驚慚請擊吐蕃以謝過○〔晉州〕男子郇模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曰關者請罷關練使上召見賜之衣○楊綰性清儉及爲相郭子儀聞之遂減座中聲樂黎幹省驕從崔寬毀第宅皆以綰清儉故也

德宗皇帝名适代宗子建中興元貞元三號朱泚節獻貓鼠同乳百官稱賀崔祐甫曰物反其常何以

賀爲○時禁屠郭子儀隸人犯之裴諱以奏或曰獨不爲郭公地乎謂曰郭公勳高上或

忌之吾故發之以明郭公不足畏正爲郭公地耳○上遣使求賢關播曰此可得于進士

耳有道賢人肯隨玉牒至乎○李寶臣節死田悅節爲其子請襲不許遂合兵拒命〔河

南〕騷動時諸節度皆據邊兵雖名藩臣實不用命惟子儀書入朝者七洵唐室一人也○盧杞往郭子儀問疾子儀悉屏侍者

或問之故子儀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杞柄權吾族無遺矣○郭子儀薨以其

裴垍知會

借商錢
稅間架

財者人之本

秀實以笏擊
朱泚

日月之母不
坐

蒲首蒲身

軫命同瓜菜

李晟克復京
李燨密言于
上

身係天下安危者三十年。裴垍稱其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田悅朱滔等反。俱稱王。時兩河用兵。府庫不支。詔借商人錢。稅間架。陸贊恐民生變。奏曰。財人之本也。本傷則枝瘁矣。宜罷諸稅。上不聽。○李希烈圍襄陽。姚令滿。遂斬關而入。上出幸奉天。○亂兵推奉朱泚。泚稱權知六軍。段秀實以笏擊其額。被殺。泚遂稱大秦皇。○朱泚圍奉天。幾陷。李懷光度入援。泚敗走長安。時懷光聲言欲請上誅盧杞。杞懼。不令見上。詔使乘勝攻長安。懷光以千里赴難。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怏怏引兵去。○高重捷與李日月戰。朱泚將。戰死。被斬首去。上哀之。結蒲爲首以葬。朱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爲身葬之。日月亦戰死。其母不哭。曰。國何負汝而反。及泚敗。獨日月之母不坐。○上以所撰赦文示陸贊。贊曰。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臣願聖慮更思所難。○李懷光反。上奔梁州。民有獻瓜菜者。欲授以官。陸贊諫曰。夫士以亡軀命獲官。而此相宜論。陸贊白論事者。計是非。不計大小。○李晟平朱泚。克復長安。迎駕還。○馬燧平李懷光。光子燨自殺。初懷光反。燨爲御史。知父必反。密告于上。曰。君父一也。君殺父不忍不死。子道也。衆皆賢之。○關

禁軍脫巾求

醉人爲瑞

宰相之職不可分

趙光奇言百

姓不樂

權

君相不言命

君相所以造

延齡堯代之

正卯陽城論

李兼月進

陽城自署其

陽城撫字心

中」食廩竭。禁軍或脫巾求糧。上憂之。會韓滉運米至陝。上大喜。比年多饑。至是麥熟。市有醉人以爲瑞。○上以李泌平章事。復以刑罰委柳渾。泌曰。宰相之職不可分也。若各有主。是有司非宰相也。○上出畋。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前詔兩稅之外。無他徭。今誅求益甚。何樂之有。上命復其家。○上謂李泌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倘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泌曰。天命他人可言。惟君相不言。命君相所以造命也。○諸州大水。陸贊請賑。上曰。「淮西」缺賦。不宜賑。贊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裴延齡以聚斂見倖。陸贊諫曰。延齡堯代之共工。魯邦之正卯也。上怒。貶贊。陽城率諫官極論延齡奸佞。上仍欲相延齡。陽城哭於朝。乃止。○時羣臣多以進奉市寵。李兼月進。韋皋有日進。○使宦官于市中買商貨。謂之宮市。市皆閉門撤業。○陽城左遷「道州」刺史。賦稅不登。城自署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

順宗皇帝太子。自稱太上皇。

憲宗皇帝名純。順宗子。元和。杜黃裳請討劉闢曰。陛下欲振紀綱。宜以法裁藩鎮。上然之。○上論古帝勞逸。何如。杜黃裳曰。勞于求賢。逸于任人。虞舜所以治也。至秦始衡書。日衡表章必至一石爲程

杜黃裳論帝王勞逸時稱吉甫得人。裴垍賞諫官李藩批勅。憲宗遣使賑恤。

不滿隋文傳餐見而皆無補于治以勞非所勞也。○李吉甫爲相謂裴垍曰報主惟在進賢公有精鑒幸爲我言之垍取筆書三十餘人時稱吉甫得人。○裴垍爲相獨賞諫官上問治要何先垍曰先正其心有故人求「京兆」判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何敢以私害公乎。○上遣使賑饑戒之曰勿効潘孟揚飲酒遊山而已。○李藩遇敕下不便卽於黃紙後批之裴垍薦之爲相。○上憤諸鎮世襲之弊欲革之李絳宰相曰「河北」諸鎮相黨未可輕議。惟「淮西」無援可圖也。○元義方譖李絳私其同年絳曰夫以九州之人偶同一第有何情私乎。○李吉甫以天下太平勸上爲樂李絳曰河南北不能制者五十餘州大戎近接涇隴烽火屢驚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太平哉上退曰吉甫專爲媚絳真宰相也。○上問寬猛何先權德興曰秦以慘刻亡漢以寬大興則寬猛先後見矣。○上與宰相論治延英殿暑甚汗透御服恐上倦求退上曰朕入宮所接惟宮人耳故樂與卿等共談不知倦也。○田季安薨子懷諫自製李吉甫請討之李絳曰懷諫乳臭大權必有所屬不必觀兵當自歸未幾田興果遷懷諫來歸上曰絳揣「魏博」若符契乃詔田興爲「魏博」節度命裴度齎錢百五十萬緡賜將士將士歡聲如雷裴度爲興陳君臣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李絳用人不避親故曰非親非故孰諳其才苟所用非人朝廷自有典刑上曰

同年偶同一第吉甫言天下已太平爲政寬猛何先寬猛先後見理不知德興與魏博若符契揣魏博李絳爲田興陳君臣之義興聽之終夕不避親故李絳爲田興裴度爲田興軍士歡聲如雷

朝廷自有典刑

君子與君子

合

柳宗元梓人

傳種樹郭橐駝

李光顏勇而知義

裴度知人

一度足破二賊

李愬雪夜襲

度李愬出迎裴

蔡人則吾人

裴度表求自退

朝廷輕重在

宰相柳泌知台

韓愈諫迎佛骨

刺史韓愈爲潮

然。○李吉甫屢謔于李絳，故以朋黨誣絳。絳曰：「君子與君子合，豈能使之與小人合哉？」絳竟罷。韓宗鉉意中興卒以朋黨疑李絳裴度，惜哉！」○梁悅以報父仇殺人，莫定其罪。韓愈曰：「律無復仇之條，非闕也。以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許之人將倚法矣。」是在酌事而處之。○柳宗元善爲文，作梓人傳，略云：梓人不執斧斤，惟麾衆工及大匠，告成屬名其功，相天下者亦猶是。種樹郭橐駝傳，略云：凡木植之則天全矣。若其朝視暮撫，甚者爪其膚以驗生枯木之性，有不傷乎？言甚切理。○久討淮西，未克。上憂之。裴度曰：「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果捷。」上以度爲知人。○李師道密遣人刺殺武元衡。以元衡謀討淮西，故刺之。并擊裴度，傷其首。京師大駭。請罷度，安諸鎮心。上曰：「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李師道王承宗若罷度，是中奸謀矣。度遂請親討之。○李愬雪夜襲蔡州，擒吳元濟。具橐鞬迎拜裴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不識上下之分，願公因示之。」度乃受拜。卽以蔡卒爲牙兵，或意其反側。度曰：「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以皇甫鍤同平章事。裴度恥與小人同列，上表求退。曰：「天下治亂係朝廷。朝廷輕重在宰相。陛下何自墮昇平乎？」上意度言爲黨，不之省。○上好仙方士，柳泌言天台多靈草，可合長生藥。請吏茲土求之。遂命刺史台州。○上遣使迎佛骨，供奉禁中。韓愈獨上表極諫。略云：自五帝至三王，皆享壽考，未有佛也。迨漢明始乞以骨投諸水火，永絕後世之惑。入中國，其後奉佛益謹。年代益促，則佛不足信明矣。佛如有靈，能作祟禍，愈請當之。○上怒，貶愈潮州刺史。賢曰：「韓愈排佛老，功齊孟子。學文

仰之如泰山
北斗公之所能者天也。元宗理亂之所分。

驅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羣小之謗，蓋公之所能者人也。○上問崔羣曰：「元宗先理後亂何也？」羣曰：「用賢則理，用邪則亂。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九齡而相林甫爲理亂所以分也。○上服金丹暴崩，陳宏志或言宦者逆特誦耳。」

心正則筆正

穆宗皇帝名桓，諱宗子，長慶上見柳公權書跡愛之。公權曰：

學士

運筆在心，心正則筆正。

上默然改

容，知其以筆諫也。

○李宗閔

對策

每譏李吉甫、吉甫子李德裕

學士

恨之，自是各分朋黨。

漢

黨始

于甘陵

二部

而成于太學

諸生

唐

之黨始

于宗閔

對策

而成于錢徵

之貶

上

以

四海漸平

乃銷兵

時軍士落籍者

皆聚山澤

爲盜

悉歸王庭

湊

自是再失

河

朔

終唐世不能復取

○柳公綽

節度

治二吏一犯賊一

舞文

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上服金丹崩。

柳公綽誅舞文吏

劉栖楚碎首玉堦

敬宗皇帝

名溝，穆宗子。

四年號寶歷

上每日宴樂。

劉栖楚請碎首玉堦

以謝諫職之曠

○李逢吉用事所

親厚者八人

附之者八人

時稱八關十六子

勢傾朝野。

○李祐

節度

進馬百五十四

溫造彈

其違勅進奉祐

曰：「幾贍落于溫御史矣。」

○上遊幸無度

比昵小人李德裕

獻丹辰六箇

○牛僧孺罷爲節度

過襄陽

柳公綽迎之

曰：「重宰相

所以重朝廷也。」

○裴度復入相忽左

右白失印

飲酒自如頃忽白於故處得之

或詰其故

度曰：「此必盜之印書契耳。急則投

丹辰六箇

贍落溫御史

丹辰六箇

所以重朝廷相

裴度失印

裴度論量

之水火緩則復還故處人以是服其識量○劉克明宦弑上立「絳」王悟王守澄宦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

文宗皇帝名湧穆宗次子十一年號太和開成時宦官橫肆會上詔舉賢良劉蕡對策極言其禍考官皆憚服終畏宦官不敢取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汗顏乃上疏言蕡策漢魏以來無與比乞讓第竟不報○崔郾治陝經月不笞一人及遷「鄂」尚嚴或問之郾曰陝土瘠民淳吾撫之不暇「鄂」則險而狡矣故嚴○悉怛謀蕃將以「維州」來降李德裕遣兵據其城牛僧孺請禦戎以信宜還其城遂怛謀于吐蕃境誅焉上從之而牛李互益搆怨○上問天下何時太平牛僧孺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侵百姓樂業亦云小康矣○杜牧憤「河」太平無象

〔朔〕諸鎮之橫朝廷專事姑息乃上疏名曰罪言謂位卑上不報○時李德裕李宗閔朋黨方熾上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上畏宦官之橫與李訓鄭注謀誅之會稱左金吾廳後石榴夜有甘露上命諸宦官往視之訓注因伏兵縱擊誅沒反爲殺傷千六百餘人諸部官吏舒元興等坐斬者千餘人自是宦官愈橫天下事皆決于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上求文貞公魏徵笏于魏暮徵五世孫宰相曰此甘棠之比也○上舉衫示柳公權曰此衣已三澣矣公權曰陛下富有四海當修政爲急澣衣其末節耳○裴度薨上問其家魏窮亦甘棠之比此衣已三澣節服澣衣乃末澣

裴度以身係國家輕重
裴度比子儀

得遺表半藁以儲位未定爲憂度威望達四夷以身係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年○上語周墀曰昔周報漢獻受制強臣朕受制家奴方之報獻殆不如也因泣下○上疾甚仇士良等官廢太子成美而立頴王灝爲太弟

李德裕論邪
正人如松柏
遣李回宣慰
三鎮
郭誼賈禎求賞

武宗皇帝名灝後改名炎文帝第六年號會昌李德裕曰人主致治在辨邪正夫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然正人如松柏邪人如藤蘿辨之匪易也○劉禎節自爲留後李德裕請討之懼河朔三鎮爲援乃遣李回宣慰三鎮遂奉詔討禎禎將郭誼斬禎以降李德裕曰始輔爲亂終賣禎求賞亦斬之○上崩以太子幼宦官迎皇太叔光王忱卽位

宜宗有隱德
致太平以此
書貞觀政要
於屏風
詔杜牧撰韋丹濟愛碑
樵夫育涇陽
縣令

宜宗皇帝名忱憲宗少子十三年號大中初上以不慧聞厚自韜晦故宦官迎立之及立敏于裁決人始知有隱德○上讀太宗金鏡錄云至亂恆由任奸至治恆由任賢上曰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每拱手讀之○韋丹察沒四十年民猶歌思上命杜牧撰丹遺愛碑擢其子御史○上猶遇涇陽樵夫問其令李行言對曰性執上歸貼其名于殿除海州刺史○上欲誅宦官令狐綯曰但有罪勿赦有闕勿補其黨自盡宦官竊見其奏由是南北司如水火○上猶渭有父老聚佛寺上問之曰縣君李君奭考滿當去故祈佛乞留耳上歸除懷州刺史○上令韋澳纂州縣風土上之號曰處分語薛宏宗語澳

南北司如水
火
手筆除桂
禪

處分驚人
面察刺史能

否宰相可謂有

權令狐綯汗透

重裘小太宗

白衣宰相

曰今土處分我州事驚人及詰之皆處分語中事也○詔刺史至京面察除官令狐綯徒其故人〔鄆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讓綯曰宰相可云有權綯汗透重裘○上崩上明斷恭儉惠民恤士故大中之政人號爲小太宗

懿宗皇帝名漼宣宗子十一年號咸通令狐綯執政其子滄多主之時稱白衣宰相

僖宗皇帝名鑑懿宗子十五年乾符上昏庸委政田令孜宦官呼爲阿父○黃巢起兵〔山東〕

攻〔潼關〕上幸〔興元〕巢遂入〔長安〕稱齊帝鄭畋刺血爲表請兵討賊楊復光宦官言李

克用節度大同一目微眇人驍勇而忠詔召之遂破巢上還〔長安〕○上崩宦官楊復恭

獨眼龍

迎壽王傑卽位

柳氏爲士大夫所宗

柳玭戒子

孔宣父不責

他人

鄭綮狀後詩

宰相鄭五作

鎔鐵錮門

全忠請遷鄆

洛陽

昭宗皇帝名傑僖宗弟十八年龍紀大順景福乾寧光化天復天祐七號柳氏自公綽來家法爲士大夫所宗柳玭戒子曰凡門第高不可恃行己少失得罪重于他人○王建屢請誅田令孜不許私殺之表奏請罪略云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已專殺不行于閭外先機惡失于彀中○鄭綮好詼諧多爲歇後詩譏時事上徵爲相繁笑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固辭不獲未幾致政去○上與崔允宦官謀誅宦官宦擢突勒上入少陽院鎔鐵錮其門矯詔立太子裕崔允誅宦官迎上復位猶懼宦官爲禍乃合朱全忠節兵討之盡除宦者止留幼弱三十人備役朱全忠逼上遷

〔洛陽〕盡毀〔長安〕宮殿。上至〔洛陽〕全忠使朱友恭等弑上而立輝王。祝全忠聞之。佯驚慟哭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于萬代。遂殺友恭。友恭臨刑罵曰。賣我以塞天下之口。如鬼神何。

昭宣皇帝名禮。昭宗九年。二子。二年仍用天祐年號。彗星竟天。占當君臣俱災。朱全忠乃殺朝士三十餘人。以應天變。初李振屢舉不第。深恨朝紳。言于全忠曰。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濁流。乃投入黃河。○朱全忠封梁王。加九錫。尋稱禪遷。上爲〔濟陰〕王。

○後梁紀朱姓。都洛陽。二主。十七年。按五代時。正統相承耳。當時纂國。尚不可勝紀。

附契丹祖耶律阿保機名也。

清流使爲濁

太祖皇帝初名溫。唐節度。改名全忠。基立時。據湖南。滅南唐。封錢鏐爲吳越王。據杭州。滅宋。封劉隱爲南海王。據廣州。宋。封王審知爲閩王。據福州。南唐。以高季昌爲節度。據江陵。滅于後唐。楊行密自稱淮南王。國號吳。據金陵。知節度。王建自稱蜀王。卽帝位。據西川。後唐。李克用自稱晉王。據洛陽。克用薨。梁主攻之。李存勗。克用。曰。梁欺吾新立耳。遂舉兵大敗梁。梁王驚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

生子當如李亞子

白衣侍樽
終身止稱前

末帝名友貞。太祖三子。十
一年貞明龍德二號梁震士。唐進官震故云語高季昌曰。願以白衣侍樽俎。時季昌欲終身止稱前進士某。○晉王攻梁急。梁主曰。李氏吾世仇。首不可令彼斷。皇甫麟泣。遂弑梁主。因自殺。

○後唐紀朱耶姓沙陀人。唐賜姓李。都洛陽。共四主。凡十三年。是時合五國四鎮。

附契丹

殊非從來征
伐之意
承業稱唐官終身

莊宗皇帝名存勗。三封張承業官燕國公。不受。曰。吾王世忠于唐。今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遂自稱唐官。終身。○唐主善音樂。嘗自描粉墨。與優人共戲。以悅劉夫人。○內府錢山積。軍士怨其不賞賜。遂反。唐主出「關東」招撫。爲流矢所中。殂。

明宗皇帝名嗣源。本胡人。克用養子。八年天成長興二號。唐主自謂太平馮道曰。臣嘗履險。發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至坦途放轡。俄而隕爲天下者。亦猶是。唐主又謂年登道曰。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糴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此詩曲盡田家情狀。蓋農歲凶病穀貴。歲登又病穀賤。四民中最爲勤苦。是天下亦猶是。

閔帝名從厚。明宗子。在潞王從珂。明宗養子。廢閔帝自立。

石敬瑭割十
六州與契丹

廢帝名從珂。二年號清泰。石敬瑭。明宗稱臣契丹。約割「幽」「薊」十六州。假兵滅唐。

○後晉紀石姓。沙陀人。都大梁。凡二主。年十有一。是時凡五國三鎮。

附契丹

高祖皇帝

名敬瑭

年號天福

徐知誥受吳禪

卽位

〔金陵〕

國號南唐

改姓李

後滅宋

齊王

名重貴

高祖姪

高祖無子

晉主致書契丹稱孫不稱臣

契丹怒滅晉尋以人心不服北

歸

○劉知遠聞契丹入〔汴〕

今開封府

保〔河東〕

不入援及晉亡乃卽位

〔晉陽〕更稱天福十

二年

○後漢紀

劉姓沙陀人

都大梁二主

共五年是時四國三鎮

附契丹

滅晉還改國號

遼後滅于金

高祖皇帝

名彊字知遠初爲晉軍

功封北平王

二年號乾祐

○晉亡五月漢主始遷〔大梁〕改號漢曰未忍亡晉也

隱皇帝

名承祐高祖子

史宏肇不喜文臣曰安定國家在長鎗大劍安用毛錐

王章曰無毛

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如水火

郭威反漢主爲亂兵所弑

威請于太后欲立

饗帝

軍士大噪

裂黃旗以被威體

太后命威監國未幾卽位

將相如水火
裂黃旗被體

○後周紀

郭姓耶州人都大梁凡三年計十年是時五國三鎮

附遼

太祖皇帝

名廣順

劉文

弟知遠

聞漢亡卽位

〔晉陽〕

後宋于宋

○周主謁孔廟將拜左右疑之周

劉知遠保河東

百世帝王師
長樂老敘

主曰百世帝王師也敢不拜○周太師馮道卒道歷相四姓漢晉臣事十君嘗著長樂老敘以自述累朝榮遇之狀臣至歷相四姓猶云榮

遇可謂狗彘之甚矣

世宗有平天下之志命近臣著爲君難論及開邊策利難論點檢作天子

刻木爲農夫世宗賑淮南之飢毀佛像以鑄錢王朴作律準

世宗皇帝名榮柴太后姪太祖無子周主有削平天下之志命近臣著爲君難論及開邊策一道有王朴獻策周主納之○趙匡允時爲點檢周主偶得一板上云點檢周主偶得一板上云點檢以匡允代之威名日盛每臨陣必繁纓飾馬或曰恐爲敵所識匡允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周主留心農事嘗刻木爲農夫置殿側時夜讀均田圖歎曰此致治之本也○淮南飢以米貸之或曰民貧不能償周主曰吾民子也安在責其必償哉○時乏錢詔毀天下銅佛像鑄錢人爲急使其

真身在尚當棄捐況此像哉王朴作律準定大樂甚悉因上言曰此法出臣獨見也

日下一日

恭帝名宗訓世宗子半歲仍號顯德傳言遼合北漢入寇周主使趙匡允拒之苗訓占天文見日下一日指

示衆軍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議立匡允夜半軍士直逼寢所匡允驚起未及措對黃袍已加身矣遂擁還汗匡允攬轡誓諸將曰朝市府庫分毫無犯則可不則我不爲若主也至汗時早朝聞變朝士不知所爲匡允涕泣語羣臣曰爲六軍逼至此奈何然猶未有禪詔陶穀乃出諸袖中遂用之乃拜受卽位

鄭氏曰商周取天下以德漢唐以力宋以謀說者謂宋有天下乃天命也愚謂實不然

陶穀詔出袖中間取天下者上世以德中

黃袍加身攬轡誓諸將

世以力末世
以謀其詳何世
如
三代
天命之歸近

傳言遼漢合寇而空國兵以授匡允及〔陳橋〕事定何嘗見遼漢隻馬哉至身上之黃袍豈軍中立就袖中之草詔料平日夙成此必匡允之定謀趙普之協力也吾故曰太祖之得天下也天命之歸近三代人謀之施過漢唐向使太祖誠無利天下心卽當〔陳橋〕之變何不効〔陽城〕〔箕山〕之節哉

古史輯要卷五

○宋紀趙姓涿郡人。都大梁。是爲北宋。凡九帝。得年一百六十七。合南宋。凡十八帝。共年三百有二十。附遼

赤光異香之瑞
贈韓通爲中書令

王彥昇終身不得節鉞

天下自此定

周李筠死節

太祖混一規模

以竇儀爲翰林學士

賈儀清介厚長君社稷之福

酒釋兵權

貴其人而審

李漢超守關南。民有訟。強娶已女爲妾。上責其人遣之。乃密諭漢超令還其女。超感悟。卒爲良吏。○郭進守西山。有訟。進不法。事上。令進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貫其罪。使赴敵。一日黃袍加汝身。欲不爲不得矣。今卿等何不釋兵權。爲子孫立遠業。守信等俱乞罷。○

雪夜幸尊家

補綴舊牘
剛毅果斷

摩埃中識天
子宰相
世脩降表李
家

解貂裘賜全
城

書人
中惟圖書
以唐彬爲宣
徵使
五星聚奎
六穀
子名在第

自贖其人果捷進卽以聞○上欲復令符彥卿典兵趙普力諫上曰朕待之厚豈相負耶。普曰周待陛下薄乎乃止○上每事必往決趙普會夜大雪往普門立風雪中普知迎入爲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若下則邊患獨當之不如俟平諸國則彈丸黑子安能逃乎上曰吾意正如此○趙普嘗薦人至再四上怒裂其牘普補綴復奏乃得俞其剛毅類如此趙普嘗言微時所不足上及已者上曰摩埃中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蜀主遣趙彥韜約北漢伐宋彥韜至汴以蠟書獻之上得書喜曰兵有名矣命王全斌等伐之克蜀主命李昊草降表前蜀之亡其降表亦昊所草蜀人夜書其門曰世脩降表李家○命和峴定雅樂○范質卒命子勿請謚光義曰宰輔無右質者獨欠世宗一死耳○「汴京」大雪上念西征將士解所服紫貂裘帽馳賜王全斌仍諭諸將以不及徧之意故多感激成功○初上改元命擇前代未有年號及蜀平見蜀宮人鏡背云乾德四年鑄上怪問竇儀以時方乾德三年也儀曰此必蜀物昔蜀主曾有此號上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曹彬平蜀返橐中惟圖書而已上嘉之命爲宣徽使○丁卯三月五星聚奎宋一代人文之盛兆于此○王裕知貢舉陶穀子邴名在第六上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因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紫雲黑龍

以董遵誨爲
通遠軍使

吾當救此一

方民推心置

劉溫叟清介

撫士卒不吝

犯法有劍

淫雨禦宮人

海物必佳

趙普社稷臣

江南一以委

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

上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初趙普以吏起。上勸使讀書。亦手不釋卷。○上徵時。依董遵誨之父誨嘗侮之一。日語上曰。每見城上有紫雲黑龍。此何祥也。上不對。至是語曰。卿記紫雲黑龍乎。誨惶恐請死。上拜〔通遠〕軍使。○北漢主鈞請存漢血食。上哀之。終鈞之世不加兵。○命獄吏恤囚。遇盛暑。五日一檢視。○南漢主爲燒煮剗剔刀山劍樹之刑。上曰。吾當救此一方民。乃伐之。劉鋹漢主被擒。賜之酒。鋹疑有毒。上曰。朕推赤心置人腹耳。取銀酒自飲。○劉溫叟御史清介。晉王光義嘗賜之錢。溫叟封置西舍。明年復賜。所封置宛然。晉王聞而奇之。及卒。上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可代。○上曰。朕撫士卒。固不吝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夏淫雨。上以宮怨所致。乃釋宮人百餘。○公主以翠羽飾衣。上曰。京城効此。翠無遺類矣。命去之。○上爲周恭帝發喪。輶朝十日。○上幸趙普家會。吳越致海物十瓶。于普上曰。海物必佳。啓之。皆瓜子金也。上不悅。○雷德驥大理短趙普。上怒曰。鼎鑄猶有耳。汝不聞普社稷臣乎。乃斥德驥。其子訟焉。上復驥官。而普恩漸替。尋罷河陽節度。普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皇弟忠孝全德。矧有昭憲杜太祖遺命。上封其表藏之。此普恩太宗也。按普功過相半。豈古純臣哉。○命曹彬伐南唐。上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城陷之日。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按南唐徐知誥。○曹彬克〔池州〕。次采石磯。初南唐樊若水池州人

渡江獻策

渡江若履平地

父子可兩家

臥榻之側
不容他人鼾睡

舟中惟圖籍
曹彬誓不妄殺

好官不過多

洞開諸門
此如我心

取艾分痛
他日太平天

以舉進士不第。釣于采石乘小舟引絲以度江之廣狹。因上書于宋言江南可取。請造浮梁以渡師。上從之。至是試舟于采石。不差尺寸。大軍渡江。若履平地。○曹彬聞「江寧」唐主遣徐鉉言于上曰。李煜如子事父。何罪見伐。上曰。曾父子可兩家乎。鉉辨之力。上怒曰。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唐城將陷。曹彬忽稱疾。諸將請藥。彬曰。余疾非藥石能愈。願諸君不妄殺。則愈矣。捷至上。泣曰。必有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之。愧太祖一泣真不三代仁主哉。○曹彬返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閣門榜云。奉勅差往江南。句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按彬爲宋真將第一。○曹彬伐唐歸。上曰。本授卿使相。卽宰然「太原」未平。姑少待之。賜錢五十萬。彬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此彬托辭。非真欲得錢也。○吳王俶來朝。及還。賜以黃袱。封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啓之。皆羣臣乞留俶疏也。俶歸感甚。每視事。命徒坐東偏。曰。西北者神京在焉。敢正坐乎。○上如「西京」。今河南府。民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平天子。上欲都此。以晉王諫還「東京」。今汴梁。○上後苑彈雀。臣有奏急事者。出視之。乃常也。上怒。對曰。亦急于彈雀耳。上撞其兩齒。臣曰。恐史官書之也。上乃慰以金帛。○上御殿。命洞開諸門。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晉王嘗病灼艾。上取艾白灸以分其痛。今日復見太子。○上

太祖傳太宗一事。直與堯舜合符惜太宗不能無負耳。

不豫。壬子夜，召晉王囑以後事，屏左右，但遙見燭影下。晉王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引柱斧截地，大聲囑曰：「好爲之，遂崩。」按宋史癸丑夕，帝崩，則所云壬子夜之事，或亦私史之訛耳。

擬宋陽呂蒙正
正綠袍襪笏表
御宴詩韋朝

太宗不行太原之賞

齊賢之論豈知本

君臣可謂兩全。此子亦參政。蒙正雅量。開卷有益。有道仁聖之主。勤行脩煉無出此。

太宗皇帝初名匡義，改光裕，及卽位，改名旻。太祖弟，二十二年太平興國雍熙端拱淳化至道六號。詔制六科取士，臨軒親策。命呂蒙正以下，一榜盡賜及第。初太祖宰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還語太宗曰：「我得一張齊賢，我官之他日留爲汝相。」至是齊賢名在榜末，故一榜盡賜及第焉。

○以孔宣襲封文宣公，四代孫。孔子四十一代孫。○德昭從上攻太原，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捷還，久不行賞。德昭爲之言，上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自刎，德昭死，光美不自安，上召趙普詢以太后遺詔。普曰：「陛下豈容再誤？由是光美遂得罪。越二年卒。普以一言誤主，黃逢君之惡也。○上欲取幽薊，張齊賢曰：「聖人舉事，動出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也。幽薊不取，則河北不固，而河南亦不能安枕。齊賢之言，豈確論哉？」○上作假山爲樂，姚坦曰：「但見血山耳。言皆民膏血也。」上急毀焉。○趙普以議罷相，上作詩餞之，相泣別。宋琪曰：「君臣始終可謂兩全。」○呂蒙正參知政事，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若爲不聞，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時人服其量。○詔等脩太平御覽一千卷，上日讀三卷，宋琪以勞瘁諫，上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陳搏入朝，賜號希夷先生。宋琪問以脩養，搏曰：「今上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宜協力致治之秋，勤行脩煉無出于此。」○遣曹彬等分道伐

齊賢代州之捷

用賢公典

彗見避殿減膳

黑面大王

詔貸義門陳競粟

不欲宦官預政

宜徽執政之漸

太平學士之職清

蒙正器量

糊塗大事不

少年天子

契丹與耶律休哥戰于「岐溝」敗績楊業復戰於「陳家峪」兵敗死之。○張齊賢知「代州」契丹薄城齊賢于三十里外列幟燃芻契丹疑救至北走追擊大捷。○李昉爲相每求用者雖才可取必正色絕之已乃擢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公典若受其請是私恩也。○旱遣使決獄諸州是夕雨彗出東井上避殿減膳是夕彗滅。○尹繼倫巡大敗契丹于「徐河」契丹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繼倫面黑。○「江州」陳競五世同居人幾滿千以家衆乏食詔貸粟二千石按競家大至百餘一大不食羣大俟之其義氣之感如此。○寇準嘗奏不合上怒起準輒引上衣上嘉之曰朕得寇準猶太宗之得魏徵也。○趙普復相雖多忌刻然能任事每退輒閣門讀書嘗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以錢若水爲學士上曰學士清貴非他官可比朕嘗恨不得爲。○王繼恩平蜀寇議除爲宣徽使上曰朕不欲此輩預政若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寇準請建儲曰謀及婦人中官不可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之自擇耳上曰壽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爲可願卽決之。○呂蒙正薦可使「朔方」者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曰蒙正器量我不如用其人果稱職。○呂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上嘗謂其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故每事必經參酌。○立壽王爲太子謁廟還京師擁道喜曰少年天子也上語寇準曰人心遽屬太子置

捲簾升視下

熙寧以前小人難知
李沆引燭焚詔
李沆無密奏
明王之治愛民得卿無西顧
陳恕不進府庫條目
三居相位
田錫直臣
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
此參政他日之憂
謂李沆不用丁

我何地準賀曰此社稷福也○上崩后與王繼恩謀立楚王名元佐長子呂端知之亟白于后乃奉太子卽位垂簾引見羣臣呂端平立不拜請捲簾升視乃下拜

真宗皇帝名元侃更名恒太宗三子初封壽王二十一年咸平景德天禧大中祥符乾興六號遣使除天下逋欠一千餘萬釋囚三千餘人用王欽若之言也呂氏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之小人難知熙寧後之小人易知熙寧前之小人難知如欽若丁謂之奸其與君子何異哉○李沆平章事上一夕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事遂寢○上嘗問李沆無密奏沆曰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爲○召終南隱士種放爲司諫詢以政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張詠州益有異政上曰「蜀」有卿朕無西顧之憂矣○上命陳恕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上讓之恕曰陛下富于春秋若知府庫充恐生侈故也○呂蒙正辭相歸宋之三居相位者蒙正趙普耳○田錫左拾遺悉焚生平奏錄曰可藏此以買直乎及卒上惻然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耶○李沆日奏四方水旱盜賊王旦以爲細故沆曰主上年少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薦謂于沆沆曰顧其人可使位人上乎準不然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李沆曰沆爲相論語中節用愛人一句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可也○李沆治第僅容旋馬或謂

寇準宰相材了此不過五日賦詩退虜

按沈免齊賢一事乃白璧微瑕耳

其太隘。沈曰：爲宰相廳誠隘，爲太祝奉禮廳則寬矣。及卒，謚文靖。○初畢士安薦寇準忠義，宰相材也。至是俱相。○契丹侵瀘州，明府寇準飲笑自如，言于上曰：了此不過五日，願駕幸瀘州。羣臣不可，獨高瓊曰：君輩能賦詩退虜耶？遂勸上幸瀘州。

河北諸軍皆歡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準欲令獻幽、薊之地，以上方苦兵，適契丹請盟，準不得已聽之。約歲納幣三十萬于契丹，以南朝爲兄，北朝爲弟，各還。自是南北弭兵，準之力也。準自瀘歸，頗矜其功。王欽若譖于上曰：陛下聞博乎輸錢，欲盡，乃盡出所有，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上乃出準知陝州。張詠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歸取讀之，至不學無術。句笑曰：張公諭我矣。○寇準用人不置例簿，曰：宰相期進賢耳，例簿何爲？○天書見承天門之鵝尾，王欽若所爲。王欽若請封禪，上曰：王旦得毋不可乎？

按旦王祐子祐爲官不阿，嘗曰：祐不做我兒。乃以酒賜旦，因語曰：此酒極佳，可歸與妻孥必做。乃手植三槐于庭。曰：後必有爲三公者。

事北門鎮鑰，非準不可耳。準一晉而威契丹，重朝廷。孫奭議天書，非公何故不相中出？

幸方今野雉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可不思也。

孫奭諫西祀

之非公何故不相中出？

北門鎮鑰

天書降于承天門，王旦得毋不可乎？

孤注不識我

南北弭兵

朝廷有人
五鬼

文靖真聖人
陣彭年號九尾狐

夷簡宰相材

寇準愧歎以爲不可及

心者

第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有姪夷簡宰相材也

祁奚之薦祁午附安之薦謝元曹彬之薦也

○寇準數短王旦而且專薦準上時言于準準乃愧歎爲不可及

○丁謂嘗言吾榜

得人最多

李沆王旦寇

○張晏以治兵太峻激變上欲罪之王旦曰若罪晏今後帥臣何以禦

衆欲罪兵又懼驚衆不如擢晏使解兵柄反側自安矣上從之兵果安

上曰王旦善處大事

真宰相也

○上欲相王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有南人當國者乃止及旦罷欽若

遂入相語人曰爲王子明旦遲我十年作宰相

○旱蝗李迪請罷營造乃雨蝗赴海死

王旦爲相言無不從凡有奏請上輒曰王旦以爲何如旦凡薦人人未嘗知張師德兩謁

不見旦曰可惜張師德吾向稱其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也

○薛奎轉運江淮王旦曰東

南民力竭矣奎退曰真宰相之言

○王旦疾上親調藥臨終謂子曰我則無過獨不諫天

書一事命諸子削髮披縑以斂楊億以爲不可乃止

○加向敏中左僕射上意敏中賀客

必多密使人覘之門闈悄然庖中寂無一人上笑曰敏中大耐官職

○寇準得天書乾祐

山得天書乾祐

會食拂鬚

山巡檢朱能造

上迎入禁中，準乃復相。準爲相，丁謂事之甚恭，嘗會食羹，污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慚恨遂隙。

○上瘋疾，事決于太后與太子，中外以爲憂。賴

王曾調和兩宮

目中久不見

王曾調和兩宮

○丁謂私貶寇準知「湘州」，上不知，問曰：「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莫敢

寇準

王曾正色立朝

居停主人勿復言

王曾正色立朝

○丁謂擅權，請太后非大事，但令內侍傳奏。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

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丁謂貶寇準「雷州」司戶。王曾論之，謂曰：「居停主人勿復言。」

王曾計去丁謂

暫當以宅假準故也。

王曾計去丁謂

仁宗皇帝名祐，真宗六子。四十二年，天聖明道景祐元康定慶歷皇祐至和嘉祐共九號。王曾言：「丁謂包藏禍心，貶「崖州」司戶。」

道經「雷州」，準絕不見。初，丁謂貶寇準，命宋綬草詔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至是綬卽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初，寇準被貶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數月，謂亦貶。人皆謂天道報復之速也。○寇準卒，歸葬西京，人皆設祭于道，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踰月，枯竹盡筍，衆因立廟，號「竹林寇公祠」。○范仲淹尙風節，晏殊知「宣州」，今寧國府，延之教生徒，後薦仲淹祕閣校書。○龍圖學士孫奭進無逸圖，上嘉納之。○魯宗道剛直，嘗威憚之，目爲魚頭參政。以吾姓，且骨鰓，○劉太后崩，上始親政。○廢郭后，孔道輔十五代孫，不可。呂夷簡曰：「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

枯竹盡筍

仲淹尙風節

孫奭進無逸

魚頭參政

王曾調和兩宮

目中久不見

王曾調和兩宮

居停主人勿復言

王曾正色立朝

居停主人勿復言

王曾計去丁謂

暫當以宅假準故也。

人臣當引君
以舜堯

范仲淹上百
官圖

四賢一不肖
詩

王曾志不在
溫飽王曾不欲恩
歸已王曾社稷臣
腹中數萬兵

制任福達琦節

懸哨家鵠
韻圖老子

富弼使契丹
榮辱之言感
悟

富弼却割地
求婦二字
功

引君堯舜豈宜引漢唐爲法耶。且大臣事唐如子事父母。父母不合宜諫。奈何順父出母哉。乃黜道輔。○范仲淹以呂夷簡進用者多出其門。乃上百官圖。指示曰。如此爲序次。如此爲不次。夷簡不悅。遂貶仲淹知「饒州」。○歐陽修。余靖。尹洙。以救仲淹俱貶。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人傳焉。○王曾卒。曾三試皆第一。宋三試第一者三。人宋庠。王曾。馮京。人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曾曰。平生志不在溫飽。○王曾進退人。人莫之知。范仲淹曰。公盛德獨少汲引耳。曾曰。執政而令恩歸于己。怨將誰歸耶。曾輔幼主。當母后專政之秋。而身名兩全。可謂社稷臣矣。○趙元昊保吉稱帝國號夏。寇「延州」。范雍以敗。貶令范仲淹代之。夏兵相戒曰。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夏兵寇「渭州」。任福達韓琦節制。輕進。遇敵于道傍。得數盒。發之。乃懸哨家鵠飛起。夏兵四合。福戰死。○范仲淹知「慶州」。約束諸羌。悉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契丹來求關南地。上使富弼往諭曰。北朝以得地爲榮。則南朝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可分榮辱乎。契丹主曰。吾故土也。弼曰。〔幽薊〕十六州。獨非南朝故土。弼反覆辨諭。契丹心折。乃請和親。弼止許增幣。二議往。弼至藏和親約。但示增幣。契丹欲得獻納子弟。弼曰。有兄而稱獻納子弟乎。力却之。按弼往契丹時。得家書。輒焚之。乃曰。徒亂人意。耳。故能成功。契丹成。韓琦范仲淹安撫「陝西」。二人號令嚴明。羌不敢犯。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

天下稱爲韓范
三人忠誠剛直
歐陽修進朋黨論
歐陽修何處
得來
貞壽詩民
慶歷聖德詩
仲淹上十事
富弼上安邊
韓琦陳救弊
八事
一筆句之
女奴陰習介書
書

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天下稱爲韓范。○以蔡襄、歐陽修、王素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襄曰。三人忠誠剛直。但恐邪人禦之耳。然禦之術有三。不過曰。沽名干進。彰君過爾。惟上察之。○歐陽修進朋黨論。修論事每切直。上嘉其敢言。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龍夏竦而用韓琦。范仲淹。蔡襄曰。陛下旣得良醫。當信任不疑。斯能壽民。苟術不盡用。雖有和扁。難責效矣。○石介作慶歷聖德詩。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于此矣。○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范仲淹上十事。富弼上當世之務十條。安邊十三策。韓琦陳救弊八事。上悉納之。○范仲淹閱班簿。司監之不才者。一筆句之。弼曰。一筆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胡瑗教授〔湖州〕。能明經義。敦寔學詔。取其法。著爲定式。○夏竦恨石介詩。乃使女奴陰習介書。初介勸弼等行伊周之事。至是令改伊周爲伊霍。又僞作介爲弼等撰廢立詔草。以聞。弼等俱斥。○蘇舜欽曰。此臣職也。敢受賞乎。○狄青數立奇功。范仲淹曰。良將也。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議論。多傾權貴。王拱辰等嫉之。劾其以妓樂娛賓。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曰。一周之事。至是令改伊周爲伊霍。又僞作介爲弼等撰廢立詔草。以聞。弼等俱斥。○蘇舜欽曰。此臣職也。敢受賞乎。○狄青數立奇功。范仲淹曰。良將也。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乃折節讀書。○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不聞有可罷之罪。恐網打盡矣。○富弼知〔青州〕。〔河北〕。〔京東〕。大水流民就食。存活甚衆。上加禮部侍郎。弼曰。此臣職也。敢受賞乎。○狄青數立奇功。范仲淹曰。良將也。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

一網打盡
富弼
狄青良將材
狄青折節讀書

豐平爲瑞
唐介直聲震

鐵而御史

將相得人
范鎮請建太

彥博長者

安敢自附梁
公

變俗之志
安石萬言書
何如富弼請終喪
司馬光三劄五規

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羣小懼修，乃左遷知〔滁州〕。○范仲淹卒，謚文正，好施予，置義田以贍宗族，海內敬慕其德。惜當朝不久，莫能成先憂後樂之志。宋朝人物當以仲淹第詔定雅樂時，黃鍾聲鬱，劉羲叟曰：「此謂害金上將病心腹矣。」果驗。○茹孝標獻芝草，上曰：「朕以年豐爲瑞耳，免其官，以絕天下獻瑞者。」○唐介劾文彥博私通宮掖，上怒，貶介由是直聲震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介之効雖直矣，恐彥博無是事。○趙抃彈劾不避權倖，京師目爲鐵面御史。○文彥博富弼平章事，士大夫慶于朝，會契丹使至，謂王德用曰：「天子以公爲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上乏嗣，范鎮請立宗室。略云：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顧以太祖之心行開宗故事可乎？疏屢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諫職。天下之大公也。眞宗養宗子。○文彥博語上曰：「唐介論臣雖訛，其直足取也。」上復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有持狄梁公傑狄仁像獻，狄青詭爲遠祖。青曰：「安敢自附梁公也？」遣之。○包拯知〔開封府〕，京師語曰：「關節不到，閻羅包老人。」以其笑比黃河之清。○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澆薄文體，自是少變。○張昇指切時弊，上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曰：「臣仰托聖主，是爲不孤。陛下之臣，謀國者少，竊謂陛下孤立耳。」○王安石人曉川，舉進士，遂有矯世變俗之志。上萬言書，上悅，採之。○富弼丁母艱，上五起之，弼固請終制。○司馬光知諫院，進劄子三規，五上深納之。○上曰：

忍遂爲例

大事非面受

旨不可

王珪真學士

仁宗至仁之主

太后韓琦危言動

此常事不足道
還政韓琦請太后

朕昨不昧思食燒羊忍遂爲例故忍一夕之飢嘗有獻蛤蜊二十八枚枚值錢千上曰一下筋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京師疫太醫進方苦無犀角上出通天犀二賜之曰豈珍異物而賤吾民哉○蘇轍對策過直或請黜之上曰求直言而以直黜天下謂我何○上乏嗣詔以從兄懿王子瞻爲皇子召王珪作詔珪曰此大事非面受旨不可歐陽修聞之曰珪真學士也○上崩雖深山窮谷莫不悲號二宗爲宋仁主雖有廢郭后一事不足爲全璧玷也

英宗皇帝名曙仁宗養子更名治平上疾曹太后攝政爲內侍所間相隙韓琦以危言動太后曰

聖躬若失調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復見上上曰太后待我少恩

琦曰舜獨稱大孝餘豈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亦孝

乃足稱耳上大感悟韓魏公以一言感悟卒以慈孝聞其功偉矣

○韓琦請太后還政太后起琦卽命左右撤

簾簾落猶于御屏後見太后衣○初兩宮相隙皆內侍任守忠間之一日韓琦出空頭勅

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概難之修曰韓公必自有說旣而召守忠數其罪謫〔蘄州〕取勅與

之卽日押行恐少緩則生變也中外快心○議奉懿王禮司馬光奮筆曰宜稱皇伯衆論是之獨歐陽修不可卒從修議稱懿王爲親夫人爲后衆論不服修力求退苦心韓愈遺

稿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韓公必自有說
司馬光奮筆

文章名冠天下

事三朝皆以平六事獻。平生學力盡在是人臣當盡力。富弼並著勳業。事君輔導自隨。琴鶴自隨。爲治擇術爲先。封太祖後常袞辭堂饌。不加賦而國用足。桑宏羊欺武帝之言。王韶上平戎策。安石以爲奇。謀河之役。人君所畏者。宰相自有度。世務所以經術。人材難得亦難。知難得亦

神宗皇帝名頃英宗子十八年熙寧元豐二號。以司馬光爲學士。知制誥辭曰。不能四六強之乃就職。上疏論主術之要三。仁明武治術之要三。任官信賞必罰。因曰。臣侍三朝。皆此六事。平生學力盡在是矣。○韓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曰。人臣惟求盡力。至于成敗天也。與富弼並著勳業。故時稱賢相。必曰富韓。○以趙抃參知政事。上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治簡易。亦稱是乎。○詔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上問爲治何先。對曰。擇術爲先。上問唐太宗何如主。對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詔封從式太祖曾孫德芳孫也。〔舒〕國公。奉太祖祀。○上南郊。羣臣以國用不足。乞勿賜金帛。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當時非之。上賜臣御食曰唐饌。常袞宰相也。且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司馬光曰。夫財不在民。則在官。設法奪民害甚。加賦此桑宏羊欺武帝之言也。○王韶上平戎策。安石以爲奇。乃啓熙河之役。○上以災避殿減膳。王安石言其非關人事。富弼歎曰。人主所畏者天。苟不畏天。將何不可爲。乃極諫之。○上欲相安石。唐介曰。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而闕議無實。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上竟相之。語曰。人言卿知經術。不知世務。安石曰。經術所以經世務也。○王安石立新法。大率皆權利之計。言于上曰。人才難得亦難知。要當不爲衆論所惑。○初邵雍于〔天津〕橋聞杜鵑聲。曰。〔洛陽〕舊無杜鵑。今至焉。夫禽鳥得氣之先。則南方之氣

禽鳥得氣之先天下自此多事。劉恕不習金穀爲辭，因曰：「公欲恢張堯舜之道，不應以利爲先。」安石遂與之絕。○詔劉彝等八人分斂天下。○蘇轍諫青苗法。苗青時貸以錢候熟出厚息償之○王安石執政，士大夫皆稱得人。呂誨獨謂不可，將入劾司馬光。問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亦爲是言耶？」因書安石十事，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也。誨乃被黜。誨三居言職，而三見黜。人服其直。○范純仁子仲淹，言王安石變法害民，乞退之，不聽，遂求罷職。執政諭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曰：「言不用，萬鍾非願也。」○韓琦乞罷新法上曰：「信然，如坊郭之民，安得青苗？乃強與之。」上雖疑其法，而終不能革。○司馬光極言變法之非，曰：「治天下如治室，非大壞不更造也。」上欲大用光爲安石阻，不果。光曰：「陛下誠止青苗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葉祖洽以附新法策士居首。○趙抃數言新法不便，王安石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皇變稷契，有何書可讀？」○程顥赴中臺議事，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以待顥。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聽之。」安石愧屈。顥乞罷，許之。○蘇頌、李大臨、宋敏求以論新法並落職。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司馬光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轍、孔文仲、勇

禽鳥得氣之先天下自此多事。劉恕不習金穀爲辭，因曰：「公欲恢張堯舜之道，不應以利爲先。」安石遂與之絕。○詔劉彝等八人分斂天下。○蘇轍諫青苗法。苗青時貸以錢候熟出厚息償之○王安石執政，士大夫皆稱得人。呂誨獨言其不可，不可。新參人言，乃新參也。○王安石變法害君實亦爲是言。○范純仁子仲淹，言王安石變法害民，乞退之，不聽，遂求罷職。執政諭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曰：「言不用，萬鍾非願也。」○韓琦乞罷新法上曰：「信然，如坊郭之民，安得青苗？乃強與之。」上雖疑其法，而終不能革。○司馬光極言變法之非，曰：「治天下如治室，非大壞不更造也。」上欲大用光爲安石阻，不果。光曰：「陛下誠止青苗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葉祖洽以附新法策士居首。○趙抃數言新法不便，王安石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皇變稷契，有何書可讀？」○程顥赴中臺議事，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以待顥。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聽之。」安石愧屈。顥乞罷，許之。○蘇頌、李大臨、宋敏求以論新法並落職。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司馬光上疏曰：

禽鳥得氣之先天下自此多事。劉恕不習金穀爲辭，因曰：「公欲恢張堯舜之道，不應以利爲先。」安石遂與之絕。○詔劉彝等八人分斂天下。○蘇轍諫青苗法。苗青時貸以錢候熟出厚息償之○王安石執政，士大夫皆稱得人。呂誨獨言其不可，不可。新參人言，乃新參也。○王安石變法害君實亦爲是言。○范純仁子仲淹，言王安石變法害民，乞退之，不聽，遂求罷職。執政諭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曰：「言不用，萬鍾非願也。」○韓琦乞罷新法上曰：「信然，如坊郭之民，安得青苗？乃強與之。」上雖疑其法，而終不能革。○司馬光極言變法之非，曰：「治天下如治室，非大壞不更造也。」上欲大用光爲安石阻，不果。光曰：「陛下誠止青苗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葉祖洽以附新法策士居首。○趙抃數言新法不便，王安石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皇變稷契，有何書可讀？」○程顥赴中臺議事，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以待顥。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聽之。」安石愧屈。顥乞罷，許之。○蘇頌、李大臨、宋敏求以論新法並落職。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司馬光上疏曰：

禽鳥得氣之先天下自此多事。劉恕不習金穀爲辭，因曰：「公欲恢張堯舜之道，不應以利爲先。」安石遂與之絕。○詔劉彝等八人分斂天下。○蘇轍諫青苗法。苗青時貸以錢候熟出厚息償之○王安石執政，士大夫皆稱得人。呂誨獨言其不可，不可。新參人言，乃新參也。○王安石變法害君實亦爲是言。○范純仁子仲淹，言王安石變法害民，乞退之，不聽，遂求罷職。執政諭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曰：「言不用，萬鍾非願也。」○韓琦乞罷新法上曰：「信然，如坊郭之民，安得青苗？乃強與之。」上雖疑其法，而終不能革。○司馬光極言變法之非，曰：「治天下如治室，非大壞不更造也。」上欲大用光爲安石阻，不果。光曰：「陛下誠止青苗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葉祖洽以附新法策士居首。○趙抃數言新法不便，王安石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皇變稷契，有何書可讀？」○程顥赴中臺議事，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以待顥。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聽之。」安石愧屈。顥乞罷，許之。○蘇頌、李大臨、宋敏求以論新法並落職。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司馬光上疏曰：

禽鳥得氣之先天下自此多事。劉恕不習金穀爲辭，因曰：「公欲恢張堯舜之道，不應以利爲先。」安石遂與之絕。○詔劉彝等八人分斂天下。○蘇轍諫青苗法。苗青時貸以錢候熟出厚息償之○王安石執政，士大夫皆稱得人。呂誨獨言其不可，不可。新參人言，乃新參也。○王安石變法害君實亦爲是言。○范純仁子仲淹，言王安石變法害民，乞退之，不聽，遂求罷職。執政諭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曰：「言不用，萬鍾非願也。」○韓琦乞罷新法上曰：「信然，如坊郭之民，安得青苗？乃強與之。」上雖疑其法，而終不能革。○司馬光極言變法之非，曰：「治天下如治室，非大壞不更造也。」上欲大用光爲安石阻，不果。光曰：「陛下誠止青苗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葉祖洽以附新法策士居首。○趙抃數言新法不便，王安石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皇變稷契，有何書可讀？」○程顥赴中臺議事，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以待顥。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聽之。」安石愧屈。顥乞罷，許之。○蘇頌、李大臨、宋敏求以論新法並落職。天下謂之熙寧三舍人。○司馬光上疏曰：

安石愧屈
熙寧三舍人
呂獻可之先見

范景仁之勇

蘇軾三言

呂誨以疾喻

天下事尙可爲

鮮于侁三難

唐坰疏論安石

唐坰慷慨自立太學三舍

世稱三劉老吏不若

鄭俠繪流民圖

神宗能新法十八事

傳法護法鄭俠取傳爲兩軸

正直君子言責在監門以此爲正人

漢文何如主

決不如范鎮今羣臣許歸乞依例致仕許之○蘇軾號東坡上言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上曰朕當孰思○鄧綰以附新法得幸人皆嗤之綰曰笑罵由他罷好官自我爲○呂誨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藥乖方遂成瘋瘔病危語司馬光曰天下事尙可爲君實勉之目遂瞑○「利州」民不受青苗錢王安石讓鮮于侁知利州侁曰民自不願豈能強之蘇軾稱其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是爲三難○唐坰叩陛奏疏凡六十條大聲宣讀之慷慨自若乃貶坰○立太學三舍初爲外舍次爲內舍終爲上舍○劉攽能文與兄敵敵子奉世名相埒世稱三劉攽以諫新法貶○周敦頤號濂溪嘗著太極圖說通書學行冠世頤舅鄭向簿分寧縣有獄久不決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若也○旱飢民困于征求流離載道鄭俠繪流民圖發馬遞上上聞長吁數四卽罷新法十八事是日大雨呂惠卿泣于上而新法復行如故○王安石以言者甚衆乞罷相薦韓絳呂惠卿以代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鄭俠疏論呂惠卿朋奸壅蔽乃取唐魏徵李林甫傳爲兩軸題其外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乃貶俠楊國信謁俠曰御史纖口不言而君獨疏論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因取名臣諫書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上問王安國安石弟曰漢文何如主對曰三代來未有也上曰但恨其才不能更

文帝加有才

頤王安石三
一等
經新義

櫬馬告驚

法耳。對曰：文帝以德化民，殆加有才者一等矣。安國嘗力諫新法，謂兄之誤其主。○王安石復入相，詔頒安石所修詩書周禮新義即今文章之制于學官，分經取士，獨春秋一義，目爲斷爛，不以取士。後因羣議，乃復春秋取士法。○魏國公韓琦卒前一夕，大星殞州治，櫬馬皆驚，上悼之，自製碑文載琦大節，因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契丹改號遼，遣人來議疆事，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七百里界之。○上以星孛求直言，語王安石曰：聞民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之，此無足恤。時王安禮安石弟上言大臣乘權，故干陰陽而召星變，上覽之嘉歎。呂氏曰：司馬光言安石三不足，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皆不足觀之。實有四不足，民怨亦不足恤矣。○司馬光惡呂惠卿，嘗讀漢史，至張釋之論，嗇夫利口，乃曰：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固以是哉。蓋以譏惠卿也。○邵雍號堯夫遊學四方，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時新法行，吏士每引去，雍曰：此賢者盡力之秋，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引去何爲？雍爲學，堅苦刻勵，冬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程顥嘗與議論曰：堯夫內聖外王學也。卒謚康節。○張載號橫渠，善經書，終日危坐一室，每仰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嘗坐虎皮講易，及見二程弟程顥，字伊川，深明易道，卽撤坐輶講，命諸生轉師之後，舉進士知雲岩。以新法不合，隱居南山，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所著正蒙東西銘行世。程顥嘗言：西

坐輶講
中士人宗師

賢者盡力之秋，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引去何爲？堯夫內聖外王學也。卒謚康節。○張載號橫渠，善經書，終日危坐一室，每仰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嘗坐虎皮講易，及見二程弟程顥，字伊川，深明易道，卽撤坐輶講，命諸生轉師之後，舉進士知雲岩。以

與孟子性善
養氣之論同功
堯舜惟知人
安民

銘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上語呂公著釋老之事對曰非堯舜所知也堯舜惟以知人安民爲難耳○蘇軾每以詩諷上御史李定舒亶聞于上遂貶軾尋下獄詩律云諷上殿法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諷上興水利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諷上禁民鹽土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云賴曹太后及王安禮力救行免後王珪舉詠檜詩劾其不臣上曰彼自詠檜耳何預朕事○以鮮于侁轉運

一路福星

人才半爲司馬光所壞
蒲宗孟不取
惟此一人
文郁方尉遇
敬德司馬光上資
治通鑑

〔京東〕司馬光曰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侁布列天下乎侁至〔京東〕奏罷新法大不便數事而民大悅○馮京乞罷歸初不容于王安石復見傾于呂惠卿而中立不倚人服其操○上嘗歎無人才蒲宗孟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上曰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朕見辭樞密一節惟此一人宗孟慚○夏人入寇王文郁率死士百餘敗之時以方之尉遲敬德○司馬光編資治通鑑上曰前代未有此書過苟悅漢紀遠矣按神宗朝周程張邵以道

學顯司馬光以史學著使天不生
安石其登斯世于唐虞無難矣

太后罷新法
十餘事
天下謂爲眞宰相
衛士以手加額
留相天子活百姓

哲宗皇帝名煦神宗太子十五年太后臨朝高后詔罷新法十餘事○高遵裕太后叔父有罪當誅令西征自贖蔡確請復其官太后曰得免誅幸矣敢言官乎確慚退○司馬光居〔洛〕十五年天下謂爲眞宰相至是入臨臨喪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遮道聚觀不得行皆曰願留相天子活百姓太后問爲政何先對曰開言路○王珪卒時號三

天下拭目觀
新政

拯溺救焚

謚節孝先生

呂公著上十
事

中國相司馬

三代兵農爲
一

蔡京獨如約

蘇軾至言
此法終不可

蘇軾草制

天下傳誦稱
快

所爲未嘗不
可對人言

旨宰相初曰面聖旨繼曰領聖旨終曰奉聖旨。謂其無所建白也。○司馬光爲門下侍郎時號參知政事名此。天下拭目觀新政。光言新法非先帝本意。改之當如拯溺救焚。况太后以母改子。何待三年乎。衆議乃定。○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謚節孝先生。積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踐。其孝類如此。○呂公著上十事。與司馬光同心輔政。而吏民懼呼。○程顥留心經濟。嘗曰。新法之行。實吾黨激成之。豈可獨罪安石也。及卒。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時改平章事名此。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妄開邊釁。○蘇軾論差役法。曰。三代兵農爲一。至秦始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養兵。兵出性命衛民。由來便之。公欲行差役法。是罷征卒而復民兵。恐未便也。司馬光不可。命差役之行。定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蔡京獨如約。光喜曰。人人奉法如公。則何不可。○范子淵開河無功。會蘇軾草詔。以蘇軾至言。此法終不可。○蘇軾草制。蓋呂惠卿略云。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于助役。均輸之政。下同商賈。手實。之福。察及雞豚。姑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賦。手實令民。手具戶口實也。天下傳誦稱快。○司馬光病篤。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天下事也。及卒。太后及上大慟。京師罷市。往弔。四方皆畫像以祀。哭之如私親。光嘗言。平生所爲。無不可對人言者。「陝」「洛」

陝洛皆化其

蘇軾奇才
金蓮送蘇軾
歸院

光鎮易地則
君德成就責
經筵皆然

洛黨蜀黨朔
黨祖禹不立
第洛黨應敵之
人衆虎寡
千虎數十人而制
蘇轍諫調停

女中堯舜

文祖禹經世之

皆化于其德焉。○蘇軾每侍讀至治亂之際，輒反覆開導。太后曰：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大用耳。軾泣下失聲，后與上亦泣。乃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范鎮致仕，鎮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其學本六經，決大義，臨大節，雖萬乘前無所屈。人曰：范景仁字司馬君寔，字易地，皆然。○程頤請坐講禮曰：天下重任，惟宰相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嫉其不近人情，遂相修隙。于是有「洛」黨（程頤爲首，朱光庭等輔之），「蜀」黨（蘇軾爲首，呂大防等佐之），「朔」黨（劉摯爲首，朱漢之、陳摯等尤衆）。之語。惟范祖禹、司馬光、不立黨（劉氏曰：漢之黨以不賢攻賢，唐之黨俱不賢，宋之黨俱賢。然頤無心于黨，特其門人立黨爲之耳。）至軾則有心攻人矣。譬之兵，洛黨自守之兵，洛黨應敵之兵，而蜀黨則爲侵凌之兵。○常安民遺呂公著書曰：去小人，不難勝小人；難耳，常見猛虎負嵎，卒爲人勝者，人衆而虎寡也。奈何以數十人制千虎乎？公著得書，默然。○時熙豐舊臣多懷怨望，呂大防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蘇轍獨不可，乃止。○梁灝好引進人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高太后崩，語羣臣曰：老身歿後，必有調戲官家者。公等亦宜早退，毋爲奸邪所傾。因各令吃社飯一匙。曰：明年社飯時，思老身也。宣仁后召故臣罷，新信矣。○上初親政，范祖禹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必有小人進言，謂太后不當改先帝政，逐先帝臣。此間言不可聽也。蘇軾方具疏草，見祖禹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奏不報。

祖禹講官第
一
追貶元祐宰
執
問宋朝家法
遠過漢唐其
詳何如

田叢責鄒浩
何如
士所當爲而
未止此

○楊畏言宜述神宗舊政舊臣上卽召用章惇呂惠卿等復內侍六人職蘇軾范純仁泣諫不聽乞罷歸○范祖禹乞罷禹守正多獻納蘇軾稱爲講官第一○章惇入相大引其黨欲發司馬光呂公著塚以許將諫止○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廢孟后初高后以孟后
賢立之且歎曰薄耳福追貶司馬光等秩在朝直諫者皆被斥章惇欲誅元祐黨人許將曰本朝遠過漢唐以未嘗誅戮大臣也上然之○薛昂等乞毀資治通鑑板賴陳瓘引神宗序文以言得不毀○田叢與鄒浩以氣節相厲及廢孟后叢語人曰志完浩不言可絕交矣浩果以諫遠竄畫送之曰願君毋以此自滿士所當爲未止此也遂泣別

徽宗皇帝名佶神宗十一子哲宗無子立之二十六年向太后神宗攝政詔盡復元祐所貶官秩而章惇等俱罷悉革其法○曾布爲相弟肇學曰章惇蔡卞之奸蔡京足以兼之可不嚴杜乎布不聽竟用京○流星入尾西北有赤黑氣散爲白任伯雨曰此夷狄竊發兆也○上賜范純仁墓碑曰世濟忠直○任伯雨居正言諫官半歲上疏百八曾布密諭以少

默伯雨論益力坐貶○鄧洵武獻愛莫助圖極口稱蔡京上乃相京○向太后崩蔡京復貶司馬光等秩籍其黨百二十人立奸黨碑有石工安民曰民愚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因泣曰乞免鑄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

直海內稱其正
刻石于端禮
莫助圖
鄧洵武獻愛
八疏牛歲間上旨
蔡京足以兼
二人

乞免鑄安民
二字

朱勔領花石綱

罪後世。○王安石配享孔子廟位次孟軻。○上好花石。蔡京以朱勔典花石綱。凡民間一
石一木堪玩者。卽以黃帕覆之。每撤屋掘牆以出。時民咸指花石爲不祥。芟之恐後。○李
星見劉逵請毀元祐奸黨碑。上從之。○宋初制六科取士。後以十科取士。至是詔以八行
程頤晚得二士。祐黨人碑程門四先生。嘗曰。吾晚得二士。張士林未引落帝裾。尹陳禾請竄童貫。蔡京上拂衣起。禾引落上裾。上曰。正言時禾爲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
惜碎衣。臣豈惜碎首。內侍請易衣。上曰。留此以旌直臣。明日謫禾。○何執中入相。陳朝老
曰。執中而相。猶蚊負山也。勝任久旱彗見。上相張商英。彗沒。卽雨。上書商霖二字賜之。○
林據中書。于御前唱貢士姓名。不識甄徹字。上笑曰。卿誤矣。據不謝而退。乃黜。○女直國稱
帝。更號金。其地在遼外。○方士林靈素善妖幻。上寵之。大興道教。冊上爲道君教主皇帝。○蔡
攸京書子媚上曰。人主當以天下爲娛。上令苑中多爲村房。盛聚異類。每靜夜。禽獸聲徹。宛若
山林間。○上每微行。曹輔諫焉。余深曰。輔小官。何當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
官有大小。愛君一也。竟貶輔。○楊時師事程頤甚篤。一日歸。頤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後又
師事程頤。頤一日瞑坐。時與游酢並侍。及頤覺。則門外雪深三尺矣。○蔡攸權勢。軋父父
子。各立門戶。相敵。○宋江等三十六人寇京東。莫有能格者。○詔合金攻遼。宋昭曰。金限

劉逵請毀元祐黨人碑
程門四先生
士林未引落帝裾
禾請竄童貫
蔡京上拂衣起
正言右正言
碎朕衣矣
陛下不
惜碎衣
留此以旌直臣
明日謫禾
何執中入相
陳朝老
執中而相
猶蚊負山也
勝任久旱
彗見上相
張商英
彗沒卽雨
上書商霖二
字賜之
林據中書
于御前唱
貢士姓名
不識甄徹
字上笑曰
卿誤矣據
不謝而退乃
黜女直國稱
帝更號金其
地在遼外方
士林靈素善
妖幻上寵之
大興道教冊
上爲道君教
主皇帝○蔡
攸京書子媚
上曰人主當
以天下爲娛
上令苑中多爲
村房盛聚異類
每靜夜禽獸聲
徹宛若山林間
○上每微行
曹輔諫焉余深
曰輔小官何當
論大事輔曰大
官不言故小官
言之官有大小
愛君一也竟貶
輔○楊時師事
程頤甚篤一日
歸頤目送之曰
吾道南矣後又
師事程頤頤一
日瞑坐時與游
酢並侍及頤覺
則門外雪深三尺
矣○蔡攸權勢
軋父父子各立
門戶相敵○宋
江等三十六人
寇京東莫有能
格者○詔合金攻
遼宋昭曰金限

小官何敢論
大事愛君之心一
晉道南
游楊立雪

宋昭諫伐遼

鄭居中辭歸
不拜升御座
有狐升御座
而⁴李綱刺血上書

南朝可謂無人
罷李綱以謝
金人

欽宗皇帝名桓^{徽宗子}
二年號靖康^{朱勔王黼童貫}
陳東貞上疏言金兵皆六賊<sup>蔡京梁師成李彥
朱勔王黼童貫</sup>所致請斬之○金兵
孤升御座而坐男子孕婦人鬚之異○金人南寇上欲東幸避之李綱刺血上書乃止

于遼猶虎狼之限于阱也合金攻遼是去陷阱而懷虎狼也求無吞噬得乎上不聽○滅
遼金主約以「燕」「薊」六州與宋宋許金歲幣百萬○詔班北伐賞獨鄭居中不拜○有
人^種老將收功^{二字}善養祿養^母賢哉母天下稱爲老

者獨李綱奮身禦之稍退上以張邦昌奉康王構質于金求成因罷李綱以謝陳東率都
人聞鼓喧呼乃復綱官○割三鎮畀金金人乃班師李綱獨憂謂金必復來數上邊計不
用及「太原」圍急上遣李綱援之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sup>杜郵在咸陽縣秦自起邠于
此時耿南仲欲害綱故許翰</sup>此時耿南仲欲害綱故許翰之綱不得已受命入對曰臣行無復還理願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种師道年高大
下稱爲老种上欲罷之許翰曰呂望以來如王翦趙充國老將收功者多上不聽○尹焞
紹聖初應舉見發策不善不對而去歸告母母曰吾欲汝以善養不欲以祿養程頤聞之
曰賢哉母也○廢王安石廟祀而誅蔡京等^{以楊時陳東之讒}○胡安國入對甚切耿南仲嫉之
因罷李綱安國封還辭頭坐貶○何與言三鎮不可割曰河北皆吾赤子奈何棄以與敵
也○金兵圍「汴」勤王師無一至者獨張叔夜帥師入衛○金誘宋議和上如「青城」至

南朝惟李侍

宗澤死中求

生人夜得空

吳革死節

營署狀

張叔夜不肯

營署狀

數天左袒

金營金人迫上易服李若水大哭罵不絕口死之金人曰向遼亡死義甚衆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則一死可贖誤國罪矣○宗澤敕兵曰今日進退皆死當于死中求生將士悉奮力前後十三戰皆捷澤意賊夜必復來乃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長驅○金陷京師劉韜吳革等數百人死之金冊立張邦昌爲楚帝張叔夜不肯平署狀金乃執太上皇及上太皇后及后與太子北歸獨孟后以廢居別第免呂好問遺書責邦昌邦昌氣沮乃迎孟太后聽政遣人至濟州迎康王構奉孟太后詔略云歷年二百人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轍之讐而數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決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明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構乃慟哭受命卽位于應天是日孟太后東京撤簾

○南宋紀都應天徙臨安是爲南宋凡九君得年二百五十有二

附金晏姓完顏金太祖名阿骨打後更名

張所具言五利

李綱上十事

二事今日政刑之大

高宗皇帝名構徵宗九子三十一年建炎紹興二號詔修宣仁后實錄高后溫追貶蔡京等秩○張所陳還京梁
五利一奉宗廟二安人心三保四海之望四爲黃潛善所阻竟貶○上欲相李綱綱預上
十事一議國是二議定都三議赦令四議僭逆五議僞
十命六議職七議守八議政本九議久任十議修德請必如議乃供職上卽班綱議于
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行綱曰二事今日之大者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崇僭逆僞

李綱經制兩

朝廷永無北

顧之憂

食粟不

張叔夜晚不

宗澤奇岳飛

運用之妙本

用兵在先定

謀

與柴採樵

君殆非行伍

中人

南陽光武所

冀無出于此

三 漢呼過河者

二人相顧倉

命之臣誰不解體乃貶邦昌與其黨○李綱經制兩河曰今河東失者六州河北失者四
州餘郡猶朝廷有也使不急撫之恐爲金人有矣莫若置招撫經制二司于河東北擇有
才略者爲之則永無北顧之憂矣上從之○張叔夜從欽宗而北道不食粟飲湯而已及
〔白溝〕叔夜仰天大呼扼吭而卒○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入
寇令立功贖罪大敗金兵然飛好野戰澤因授以戰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
妙存乎一心澤深然之○張所問岳飛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在先定謀昔欒枝
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讐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李綱言〔南陽〕
光武所興高山可以控扼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東達〔江淮〕南通〔巴蜀〕北距
〔王都〕陛下旣不還〔汴〕策無出此者上許之而爲汪伯彥黃潛善所阻○曹勛持二帝
手書至自金上大哭○上聽汪黃罷兩河經制招撫司而李綱力求去會侍御史張浚劾
綱招軍買馬之罪遂罷綱○金人侵〔東京〕宗澤屢敗之澤屢請上還京爲汪黃所阻憂
憤成疾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明日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
而卒○以汪黃爲左右相上曰二卿爲相何患國事時金兵南下汪黃皆不以聞及入
〔天長〕上卽馳〔瓜州〕而汪黃方說法佛堂不之知迨聞相顧倉皇乃馳護○趙子砥曰

世忠舉酒醉
地

天下常山蛇
勢
洪皓眞忠臣
精鼎陳戰守
禦三策

邦義血書衣
裾

岳飛收金人
于廣德

世忠敗金兵
于江中

二史得其正
秦檜還自金

師

浚軍有鐵山
之號

張浚殺曲端

義歸者進退合
松柏獨秀

金人請和以練兵我國斂兵以待和是畏虎而啖以肉肉盡終噬人也。大都金人愚宋始
謂切中
宋弊矣○苗傅等內方二劫上居顯仁宮而立太子尊方二韓世忠舉酒醉地誓不與賊戴天
遂與張浚等討之奉上復位○汪若海言天下如常山蛇勢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
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洪皓使金問候
二帝金迫之仕不屈金人曰忠臣也流之冷山○趙鼎陳戰守禦三策且請幸荆襄
以圖恢復上不果○金人入建康楊邦義刺血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毋爲他姓臣大
罵死之○金人渡浙追帝帝航於海岳飛敗金兵于廣德金兵呼爲岳爺爺韓世忠
又大敗金兵于江中自是金人不敢復渡江○金居二帝于五國城後皆死○范冲祖
子重修神宗哲宗實錄舊文以墨書新以朱書世號朱墨史二史由是得正○秦檜還自
金或言檜私通故縱之還每言欲天下無事須南自南北自北上喜曰朕得一佳士也命爲相自是
專意和金宋之禍始于安石繼于蔡京成于秦檜惜哉○李成寇江淮張浚平之浚軍有鐵山之號○張浚
殺曲端端死非其罪軍士多叛者○頌黃庭堅所書戒石于州縣戒云附俸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命胡安國較正春秋左傳入朝侍讀安國恥與朱勝非同列遂臥家不出南渡後儒者
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首謝良佐曰康侯安國字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獨秀

制旗賜飛
岳飛大破楊

么

趙鼎真宰相
喻子才之功

中興武功第
李綱陳守備

之宜

霸山倡道東
自然中有成
象樂未發氣
哀樂中看喜怒
仲素一人
社稷得人
法中興之業
是在

秦檜議南人還南北人還北上曰朕北人當亦歸金乎檜大慚黃龜年劾之乃免相榜其罪于朝○金攻饒風關吳玠日夜馳三百里援之至則以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金人驚曰來何速也卒破金兵○岳飛討彭友擒之虔今贛州府吉安府悉平上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賜之○楊么陷襄陽六郡岳飛請取襄陽爲恢復根本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上從之飛渡江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踰月襄漢悉平○金寇淮南趙鼎喻樗敗之上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鼎曰樗子才字功也○韓世忠大敗金兵于儀真自建炎來未嘗與金迎戰論者以此爲中興武功第一○詔策戰守李綱上疏甚悉上善之而不能用略云邇來人臣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倉卒則以退避都退而淮揚而河東關陝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又將復追逼何所乎○羅從彥閩中往從楊時驚汗流背而兩淮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又將復追逼何所乎○羅從彥人往從楊時驚汗流背而不至是幾虛過一生朱熹謂龜山號倡道東南遊其門者甚衆潛心力學仲素字彦亨見瑗喜曰社稷得人中興其在是乎○以何蘚爲金通問使胡寅諫不聽略云金知我國恨匿吾所畏而我國卒不悟遣使屢矣金果一憐乎○岳飛破楊么于洞庭或謂飛玩寇

岳侯神算

鬻將軍銳不可當。張浚忠岳飛詔岳飛張浚議事。陳公輔乞禁程氏學。尹焞可謂恬退。學書賢于他好。晏敦復獨有憂色。曾開不草詔。書者所爭在義。胡全抗疏極言和戎之非。氣自倍。吳師占銕其子木。

張浚曰：「兵有深機，胡可易言？」會召浚還。時以浚督飛軍。飛曰：「願少留八日，可破賊。」浚許之。飛且攻且招，果八日而湘湖平。浚曰：「岳侯神算也。」○劉猊劉豫子，像大寇，「淮西」爲楊沂中所敗，詔岳飛張浚議事。浚亦。岳飛張浚欲以「淮西」軍事付王德、楊沂中等。飛不可。浚怒曰：「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時爲太尉。遂與飛忤。飛卽解兵柄，乞歸。○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胡安國言：「二程、張邵四人道德名世，竟貶。」○徵處士尹焞入殿說書，尋以疾辭。上曰：「可謂恬退矣。」○金襲汴，置尙書行臺于此。上定都「臨安」，避之。○上取胡安國春秋傳置座右。廿四日讀一週。陳公輔阻之上曰：「學書賢于他好。」春秋之義莫大復仇。高宗有不共戴天之仇，而不知復，亦何取讀春秋哉？○秦檜復入相，朝士相賀。晏敦復獨有憂色。檜堅意和金，金人有詔諭江南之名。上廿之，曾開不肯草詔。檜以執政許開。開曰：「儒者所爭在義，爵祿弗與也。」胡銓抗疏。略云：金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劉豫我也。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乎？今王倫之議曰：「陛下一屈膝，則梓宮可還，中原可復。」嗚呼！自變故以來，何日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見矣。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歟？區區之心，願斷檜等頭。竿之轂，街聲其罪，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矣。否則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疏上，坐竄。吳師古銕之于木，亦坐貶。金人募其疏千金。朱熹謂之中興謂來奏議時李綱岳飛朱松朱熹等皆力諫和議俱不報。○晏敦復詆和議不止，秦檜使人

牆牖皆格言

李綱爲遠人

所服岳亦郾城之

捷頂盆焚香

書生叩馬

金字牌

劉錡順昌之

兀术驚見順

捷

岳飛班師

一日下十二

金字牌

劉錡順昌之

兀术驚見順

天下

事體莫須有

三字何以服

天下

天下太平

昭之敦復曰。蓋桂之性。到老愈辣耳。○吳玠每讀史。往事可師者。錄之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玠用兵本孫吳。金人不敢犯。〔蜀〕玠守四川。○李綱卒。綱以身係宗社安危。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安否。其爲遠人畏服如此。○岳飛駐〔郾城〕。與子雲數敗金兵。兩河豪傑景從。父老子孫盆焚香。迎飛者滿道。金人相諭曰。俟岳家兵來。卽降。皆呼爲岳父。兀术子。欲棄汴歸。有書生叩馬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者。岳少保將不免。能成功乎。乃止。未幾。一日下十二金字牌。召飛歸。〔僧主和也〕。飛憤泣班師。居民遮道。哭聲震野。飛還。河南郡縣盡爲金有。○劉錡守〔順昌〕。大敗金兵。金人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皆北遁。○岳飛嘗讀秦檜奏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二語。恚曰。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秦檜思欲成和議。須殺岳飛。乃誘飛部將王俊。誣飛手書有異謀。下飛父子獄。命何鑄鞫之。飛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鑄白其冤。不聽。韓世忠憤憤詣檜詰其寔。檜曰。手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遂殺飛父子。凡訟。飛冤者多坐死。金人聞飛死。酌酒相賀。飛自結髮從戎。卒年三十有九。敵人嘗曰。撼山易。撼岳家兵難。上嘗欲爲飛營第。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上問天下何時平。對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吳玠嘗以名姝歸之。飛辭曰。主上宵旰。豈人臣安樂時耶。

跨驥攜酒

謚忠武王。其忠貞類如此。○韓世忠以論秦檜罷。家居謝客。時跨驥攜酒。縱遊西湖爲樂。

洪皓忠貞日月蘇武不能過。雖蘇武不過也。皓見秦檜譏之。檜不悅。語皓

官職如讀書。此老倔強猶

言

三世同領史職。天地至微之理。

高宗作損齋

看花洛陽立馬吳山張浚冒雪而進

○時二帝俱死于金。獨韋太后尚存。上哀辭請之。乃歸韋后并二帝喪。因冊上爲大宋皇帝。○洪皓還自金居金五年。上曰。卿忠貞日月。雖蘇武不過也。皓見秦檜譏之。檜不悅。語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未幾以忤檜罷。○金逼王倫降。倫南向慟哭。遂自縊。倫一死可贖前愆矣。○趙鼎不附和議。秦檜惡之。徙鼎「吉陽」軍。鼎謝表云。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曰。此老倔強猶昔。鼎在軍中。語子曰。檜意在我。我生禍及一家矣。遂不食死。書曰。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鼎爲中興賢相第一。○秦埙修撰實錄。祖父孫三世典史。埙。秦檜孫。嬉之子。嬉實王姓。檜不欲他人肆譏也。○秦檜死。檜居相。一時忠良誅鋤殆盡。史斷曰。以檜彌天之罪。得保首也。太宗負太祖以亂其傳。故秦檜負高宗以限其祚。至觀宣和殿。檜生玉枝。則宋亡之禍兆矣。○上以治道貴清心寡欲。乃作損齋。○虞允文使金。金主曰。我將看花。洛陽。爰命畫工繪臨安湖山于屏。而圖己之像于吳山絕頂。金主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遂遷都汴。分道南侵。金兵入廬州。上欲航閩海。建今福避之。陳康伯焚詔乃止。時金兵方橫。長江無一舟敢行。獨張浚冒雪而進。入見上。上時在建康。時在衛士舉首加額。無不倚以爲重。金兵臨采石。欲濟江。時李顯忠督采石。軍未至。虞允文奉命

處允文大敗
金兵于采石
九文朕之裴度

犒師見勢急卽帥諸將大敗金兵允文還上曰朕之裴度○上遜位皇太子睿自稱太上
皇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按睿太祖六世孫秀王偁之子高宗無子睿寅亮以太祖造宋能公天下而子孫不及享爲言且岳飛張浚趙鼎等贊成之呼

庶藝祖在天之靈慰矣

渡江以後直
臣十年來無此
克捷倚魏公爲長
城

孝宗皇帝名睿太祖六世孫二十七年隆興乾通淳熙三號封張浚魏國公上改容曰朝廷所恃惟公浚勸上堅意
恢復上嘉納之○朱熹知潭州上封事曰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然本原之地則在
朝廷而已○詔改岳飛葬官其孫六人○辛次膺初力諫和議被斥者三十年至是知樞
密院渡江後直臣次膺爲首○張浚使李顯忠伐金復靈壁今鳳陽等地上勞曰十年來
無此捷朕倚公爲長城顯忠與邵宏淵并力伐金宏淵恥前功不自己出按兵不救顯忠
師敗主和議者皆咎浚上曰今日邊事倚公爲重人言何畏浚竟被効罷尋卒浚志恢復
終身不主和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忠焉○胡銓力言金不可和誠不和金無書名之恥再
拜之屈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毋用婦言今舉朝皆婦人也不聽○魏杞使

魏公終身不
主和議
十弔十賀
朝皆婦人

尤文材館錄

馳射圖恢復

春秋經中之
史綱目史中之

史綱目成中之

源三字佩之終

朱熹得道統

之正楊甲對策

孝宗恢復不

進對自盟于

朱熹政事可

陳賈乞禁僞

觀心聖門有人

朱熹政事可

平生所學四

有事馳射以志恢復耳誠能任將作士則義氣奪敵人于萬里外矣奚事馳射哉○朱熹
通鑑綱目成中之春秋經中之史綱目史春秋以後僅見此書也○朱松知饒州病危囑熹曰胡憲先生劉
勉之先生劉子翬屏山三人學有淵源汝往師之熹就學焉及舉進士復師李侗蓋子翬
嘗以易之不遠復三字俾佩之終身故熹得道統之正自子翬○楊甲對策言恢復之不
堅者二上不悅置之第五○張栻涪子卒病危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每進對必
先盟心嘗師胡宏宏曰聖門有人矣朱熹亦言己之學乃積累而成敬夫則大本卓然○
呂祖謙號東萊作大事記下接春秋五代學以關洛爲宗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薄責于
人句忽覺平時忿恨涣然冰釋朱熹言學如伯恭字方能變化氣質○浙東飢王淮宰
薦朱熹提舉浙東熹至下令米商悉蠲其征四方米至者輶集上曰朱熹政事却有可
觀○下朱熹社倉法于諸路以備民飢○陳賈奏朱熹假道學乞禁革上從之尤袤曰道
學者堯舜之帝禹湯文武之王周公孔孟之教皆是也豈宜禁革不聽以熹嘗抗疏論王
嘉之奏者孝宗一人而已○朱熹欲入奏或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毋復言熹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熹投遞進封
事上善之令崇政殿說書除主太乙宮○上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

諫留正引裾泣

光宗皇帝名淳，孝宗三子。劉光祖乞禁道學之譏。王介對策亦言今之道學皆今之正人也。

令一網盡之。而天下以道學爲諱。何以立國乎。自是道學之譏少息。○上欲誅宦者。宦者遂謀離間兩宮。因言上皇有廢上而立上子擴之意。上遂不朝上皇上。皇疾。留正請上問之上拂衣起。不聽。○使者自金還。金人問朱熹先生安在。乃以朱熹知〔潭州〕。○上皇崩。上疾不執喪。中外謗之上。臨朝忽仆地。趙汝愚等謀以太后旨禪位嘉王擴。擴固辭已。乃即位。

尋天下第一
等入
事朱熹極言四

一網打盡

天下號爲六君子
蔡元定請以
朱子更號遜

荀季通不挫之

寧宗皇帝名擴。光宗三子。三十年。度元嘉泰開禧嘉定四號。初黃裳爲嘉王翊善。曰。欲進德修業。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因以朱熹對。至是召入經筵。○朱熹極言四事。韓侂胄惡之。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于上前。因謗熹不可用。乃罷熹。熹在朝四十六日。知無不言。○韓侂胄欲害趙汝愚。曰。彼宗室也。誣以逆謀。則一網盡矣。遂罷汝愚。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伏闕上書。言汝愚之忠。皆被竄。天下號六君子。自是大權盡歸侂胄。○朱熹家居草封事。極言趙汝愚冤。蔡元定。蔡門人。懼賈禍。請卜之。值遜熹。乃焚藁。自號遜翁。○韓侂胄論朱熹十罪。因言蔡元定佐熹爲邪。乃貶元定于〔道州〕。熹與從游數百人。餞別泣下。而元定笑語不異平時。熹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元定。不挫之節。可謂兩得矣。初元定父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

孔孟正脈
元定老友

令書不是僞

道學五字

柴中行不願

考校

朱熹絕筆
黃幹知言

朱熹卒謚文號

晦菴

到處及物即

史彌遠請殺
侂胄

孟宗政威名
崔科中撫字
刑罰中教化字
趙方名言

子正蒙授曰此孔孟正脈長師于熹熹叩其學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及去「道州」從者日衆逾年卒學者號西山先生○時試進士必令書不是僞道學五字柴中行自幼讀程氏易傳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許及之諂事韓侂胄每屈膝求之嘗值侂胄誕賀之後至不得入遂從竇進時有由竇尙書屈膝執政之誚○趙師翼詔事韓侂胄侂胄嘗遊苑曰此間特少雞鳴犬吠俄聞吠聲視之乃師翼也○朱熹卒謚文號所著甚博而絕筆于大學誠意章從者甚廣其最知名則黃幹李燔等幹嘗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李燔嘗曰凡業不必待位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熹稱曰他日任斯道者必燔也○處士呂祖泰上書乞斬韓侂胄曰道學自古所恃爲國而禁逐之是將空陛下之國而不悟耶侂胄怒乃貶祖泰○金兵分道南侵上懼請和金人要以五事內一在誅韓侂胄史彌遠侍郎遂乘此殺侂胄而金兵乃息○元太祖奇渥溫姓鐵木真名始稱帝太祖爲蒙古酋長時宋有號至世祖始號大元○劉爚乞開僞學禁追復趙汝愚等秩刊朱熹四書于太學○元侵金兩河〔遼東俱下金主遷都于〔汴〕○孟宗政大敗金人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威名大震金人呼曰孟爺爺○趙方令〔青陽〕曰催科不擾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刑罰中教化人以

趙方樽俎折衝

爲名言。迨守襄陽十年，以戰爲守，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元主滅回國見一異獸，能言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日行萬八千里，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元主卽日班師。○上崩無子，史彌遠與楊后矯詔立沂王繼子貴誠，更名的。的太祖十世孫德昭後也。

理宗皇帝名昀，太祖十世孫。四十一年，寶慶紹定八年，開慶景定八號。魏了翁開陳邊事被劾，遂築室白鶴山，士爭負笈從之。蜀人始知有學。○潘壬起兵立濟王竑爲帝。竑亦沂王繼子。竑不從，自討平之。

史彌遠誘殺竑，真德秀曰：爭立非濟王本意，奈何殺之？○追贈張九成崇國公，以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功。○梁成大等三人，趙汝述等四人，共爲史彌遠鷹犬，人號三凶四木。○罷真德秀，魏了翁、梁成大、真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陸九淵號象山。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以及百千万世，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嘗與朱熹遊白鹿洞，講論相契。○陸九齡九淵弟。曰：熹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無所愧，始可言學。○圖功臣二十四人于崇德閣。以趙普爲首。贈朱熹。○國公熹子朱在侍郎。入對，上曰：先卿中庸序，朕讀之不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德秀了翁嘉匹儕也，而竄之禁中，當時竟或不免。能用乎？○元議與宋伐金，金使人至宋，曰：元人滅國四十，以及夏、夏亡及我，我亡必及宋矣。上不從。金主棄汴走，元兵執其諸王以去，而困辱之狀尤甚。徽欽時恨不與之同。

知學不堪興
成大同傳
撰來眞德秀
淮大學衍義
德秀以斯文
自任直聲震
朝廷始知經
學幼童拜受藥
酒不取名孟子所
謂諸生相慶得
師姚樞隱于蘇
門姚樞以道自
任士論稱爲六
君子楚材名言
諸生作捲堂
文班聲如雷
人儒者乃有此
廉孟子

焉。○梁成大羽翼史彌遠雖李知孝與之共事猶鄙之。嘗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元滅金或請宜定中原上從之遂製「汗」爲元兵大敗歸自是「淮陽」無寧日矣。○召眞德秀魏了翁爲學士德秀進大學衍義慨然以斯文自任凡奏疏皆切時務直聲震朝廷了翁入對甚悉上俱嘉納之。○元破「許州」得姚樞姚復二人至「燕」北方始知經學。○元破「蜀」劉銳度不免聚家人飲藥酒積屍焚之有幼子六歲賜藥酒猶拜受銳尋自刎。○陳埙外甥上疏乞去君側之蠹彌遠責曰何爲好名。埙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埙非好名特權辭以謝耳至是拜司業諸生相慶得師。○追封周程張朱五人從祀孔子廟黜王安石祀。○元姚樞棄官隱于蘇門誅茅爲室堂龕音堪魯司寇像傍列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讀書其間以道自任。○元耶律楚材多直言元主每見楚材來輒曰汝又爲百姓哭耶。楚材曰臣非好言但人主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也人以爲名言。○太學生黃榦伯等上書論史嵩之不報范鍾史范俱相惡其言事欲逐之諸生聞之作捲堂文以辭先聖卽日俱行。○余玠帥師平「蜀」王夔率所部來謁班聲如雷而玠自若夔退曰儒者乃有此人玠隨以計斬夔。○「蜀」民愛玠如父母。○元廉希憲雅嗜書一日攜孟子與太弟言太弟善之目爲廉孟子。

○元圍〔鄂州〕急，賈似道密稱臣納貢，乃解。而上不知，詔褒其功。○賈似道置公田法，利害民實，徐經孫陳著、陳茂濂皆上疏去。時稱三烈。○置榷場于〔樊城〕元誘宋置此，而元因據之。由是元兵有據以遏南北之援，乃中元人計也。

稱師臣而不名，朝臣皆頌爲
許衡陳時務，讀書何爲師。曰：應舉
許衡，欲何爲。
人心猶印板。

子戒，希憲已受孔，係籍聖賢。
似道固蟋蟀。

周公。○元中書許衡陳時務五事，元主納之。衡少受業，輒叩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應舉。」衡曰：「恐不止是。」師退語人曰：「此兒他日必過人，吾非其師也。」後果師事姚樞，以道自任。嘗曰：「人心猶印板，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然。」○客有盛稱徐安裕者，謝枋得曰：「昔呂伯恭中第歸學者請升講座，陳同父曰：『宰相可生殺人臺諫可彈劾人國子監官可考校去取人。』此三等謂之係籍聖賢。」開口高談，無敢爭辨。今伯恭未是係籍聖賢也。伯恭大笑而止。安裕固係籍聖賢，是宜子之頌也。客大慚。○元主令廉希憲受八司馬戒，對曰：「臣已受孔子戒，元主曰：『孔子亦有戒耶？』曰：『臣戒不忠。』子戒不孝，是也。」○〔樊城〕圍急，賈似道方與羣姬鬪蟋蟀，有狎客戲曰：「此軍國重事耶？」適上有問邊事，對曰：「〔樊城〕今襄陽之困，已三年矣。似道訪其人，誣之死，自是無敢言邊事者。○元以許衡爲祭酒，嘗語諸生：「今讀一書，必于自身理會有可用否。」又曰：「教人與用人反，用人當于其長，教人當于其短。」又曰：「學者治

教人與用人
相反

生最急。苟生計不足，則必嗜利以喪所學。又曰：書中有疑，要看到無疑；無疑，又要看出有疑。其教術類如此。

汪立信三策

恭宗皇帝

名顯

度宗子

上年四歲，太后臨朝。

○汪立信陳三策于賈似道。

上策沿江置守江岸相距七千里百里一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心要害處三倍其兵，無事泛舟往來，有事東西齊擊，中策輕幣緩師，下策則銜璧與飭矣。

〔建康〕立信遇似道于〔蕪湖〕，似道慚悔，立信歎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我去尋一片

趙昂發節義

扁亭止水
成雙文天祥起兵入衛

趙家土死耳。○元兵徇〔池州〕，趙昂發通判語妻雍氏曰：汝歸吾當死此。妻曰：命官命婦一也，君爲忠臣，妾獨不可爲忠臣婦乎？遂同縊。書于几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

義成雙。○元兵徇〔饒州〕，舊相江萬里死之初，萬里聞〔襄陽〕陷，鑿城芝山扁其亭曰止水，人莫之喻。至是遂赴止水死。○知〔贛州〕文天祥起兵入衛，其友止之，天祥泣曰：固知

長嘯臣非聖門居敬之道亟更行柳岳如元行成伯顏曰汝國得天下于小兒亦失于小兒，其道如此，尙復何言不許。○元過〔潭州〕，尹穀進爲二子冠，招鄉人行冠禮。

尹穀成雙行冠禮招鄉人

尹穀墨家自
焚天祥不屈

杭潮五日不
至

李庭芝斬使
焚詔

此皆節義文
章

〔瑞州〕崩時年十一

禮曰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遂俱焚○元逼〔臨安〕州杭陳宜中白太后奉璽降文天祥被擒楊亮節奉益王是^音廣王昺由〔溫州〕航海至〔福州〕與張世傑陸秀夫等奉益王卽位天祥亦亡歸〔福州〕圖興復○元兵分駐錢塘江沙上人方幸必爲潮溺而潮水五日不至○元分南人爲十等儒列于九介娼丐之閒

端宗皇帝名是恭宗兄三年號景炎李庭芝鎮〔揚州〕不下元以太后詔諭芝曰奉詔守城未聞以降也芝開壁納使斬之卒爲元兵所殺〔揚〕民莫不流涕○〔興化〕軍陷陳文龍被執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遂不食死○上爲元兵所逼舟居〔泉州〕徙〔潮州〕抵

李芾死節
沈全忠自刎
陸秀夫正笏
立朝日書大學章
句連講
陳秀夫死節

帝昺名昺端宗弟二年號祥興元兵襲文天祥虜其妻歐陽氏子佛生環生而天祥與子道生遁元追之急趙時賞曰天祥若死宋無賴矣遂誑元人曰我天祥也執之而天祥乃得脫○李芾召帳下沈全忠曰吾分當死吾家人不可辱忠泣下芾引頸受刀忠盡殺之遂自刎○上播越〔崖山〕陸秀夫儼然正笏如立治朝雖流離中猶日書大學進講○元以舟師並進宋師大潰陸秀夫負上同溺亡年八歲從死者十餘萬人張世傑欲求趙氏後復興至中流颶風大作世傑仰天呼曰豈天意耶天不欲存趙大風覆我舟舟遂覆

○元紀奇渥溫姓都燕今順天府

凡十君得年八十有九

事君如事父
母

文天祥正氣歌

牛驥同阜
雞栖鳳凰食
古道照顏色

世祖皇帝名忽必烈。太祖四子。十擒宋丞相文天祥北去。天祥八日不食。猶生。李羅召見。天祥長揖不屈。李羅詰以古今興廢。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李羅曰。汝立二王。何濟。對曰。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雖父母疾不可救。豈有不進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爲。則天也。乃下天祥獄。在獄作正氣歌云。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滄溟。在齊太史簡。在晉董孤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勵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列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牛驥同阜。雞栖鳳凰食。一朝濛霧露。分作溝中瘠。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附金陵詩云。草舍離宮博夕暉。孤雲飄泊欲何依。山河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啼鴟帶血歸。天祥留

〔燕〕三年坐臥小樓。足不履地上。欲用之。對曰。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方外備顧問可也。因乞死。上不忍。左右力贊之。遂殺。天祥臨刑。從容語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乃

成仁取義
讀書所學何事
問文天祥射
枋得二公死
節何如

俱不失爲忠
臣平生爲虛名
所累聖人精義殆
不止是

就刃其衣帶中有贊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南北聞者無不流涕○詔求南人有才者魏天祐以謝枋得號疊薦枋得兩以書辭竟執之北去或誚其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一死十五年之前一死十五年之後俱不失爲趙氏忠臣至燕五日不食死○許衡卒語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勿請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令子孫識其處足矣○劉因閱經書訓詁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是及見周程諸書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因評曰周至精邵至大程至正朱子極其精極其大而貫之以正也累徵不起

成宗皇帝名鐵木耳世祖孫十
三年元貞大德二號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

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

雙斧伐枯樹

武宗皇帝名海山順宗子六年號至大次子十年皇慶延祐二號丞相阿沙不花曰陛下麴蘖是好姬嬪是耽猶雙斧伐枯樹也

仁宗皇帝名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子仁宗皇帝未及月豈有物價頓減之理此言非所賴也孟慚退○上讀貞觀政要曰此書有益

國家見大學衍義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俱命刊行○上曰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乃萬世公論也

英宗皇帝名碩德八刺仁宗子四年號至治元夕欲張燈結綵張養浩諫以非居喪所宜上賜之帛○拜住

賜幣旌直
間拜住爲相

此書有益國
家治天下此一
書足矣國史院
萬世公論

三畏何如
盤圓則水圓
朱子道問學居多

爲相曰臣有三畏畏辱祖宗畏識見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上曰今亦有魏徵乎對曰盤圓水圓孟方水方有太宗則有魏徵矣○吳澄嘗言朱子道問學居多陸子尊德性爲主

○上與拜住勵精圖治奸黨鐵失等畏誅乃弑上及拜住而迎皇叔也孫鐵木兒卽位泰定皇帝名也孫鐵木兒英宗叔五年天定致和二號首誅鐵失等正其罪而海內翕然向服

明宗皇帝名和世㻋武宗長子初封周王出鎮雲南

泰定崩大臣迎立之半年號天歷

范檉可方東漢君子

在和猶五味

文宗皇帝名圖帖睦爾武宗次子五年號至順范檉居官多異績吳澄曰檉獨行可方東漢君子

寧宗皇帝名懿璘盾班明宗次子文宗崩子幼

順宗皇帝名安權帖睦爾明宗長子三年正朔汴城兩血○金履祥語許謙曰士之就

學猶五味在和酸鹽既和則酸鹹頓變子見我三日矣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變子乎不能數載盡得履祥之妙○上嘗閱宋徽宗畫稱善嶠巒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作非非國語謂之○虞集與弟槃構二室左書陶潛詩曰陶菴右書堯夫詩曰邵菴○楊

載寧國府文章以氣爲主故范檉楊載虞集俱一代文章巨擘云○丞相脫脫多忠計與哈麻隙哈麻劾之令出督征多捷未幾爲哈麻矯詔殺而國遂不可爲○上荒淫日

文章以氣爲主一代文章巨擘

石人一隻眼

甚與西番僧演揲兒法。今宮女戲爲天魔舞。○役民開黃河。民愁冤思亂。先是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開河。果得石人一眼。○劉福通倡言韓山童。係宋徽宗後奉以起兵。紅巾爲號。初山童乃彌勒佛下生。民多信之。後山童死。更立韓林兒。山童稱小明王。國號朱。建都亳州。後爲張士誠滅。○徐壽輝以妖術聚衆。亦紅巾爲號。據蘄州及徽。○杭等地。稱帝。國號天完。友諒滅。後爲陳友諒滅。○方國珍據浙江等地。明玉珍據成都等地。後俱明太祖滅。○張士誠據蘇松等地。稱吳王。國號周。後爲明太祖滅。○陳友諒徐壽輝將。自立。據江西等地。國號漢。後爲明太祖滅。○明太祖起兵據金陵。不十年而四海削平。元主爲明太祖兵逼夜半。率后妃太子北遁。明太祖以其知順天命。特謚曰順。

古史輯要卷六

○明紀朱姓濠州人。都應天後永樂遷都順天。自洪武至崇禎共一百七十有八年。

太祖高皇帝武在位三十一年。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鍾離。母陳氏方娠夢神授藥一丸吞

紅光滿室

謀避兵卜于神

之及誕紅光滿室。自是夜數有光起。鄰里驚以爲火。輒奔救。至則無有。年十一。父母及兄

俱疫死。孤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爲僧。嗣遊食江淮。三年。海內寇賊蜂起。定遠人郭子興起兵據濠。太祖年二十四。謀避兵卜于神。去留皆不吉。卜舉大事吉。遂往。子興奇其狀貌。妻

縱還婦女

常遇春先登

以所撫馬公女。卽高皇后也。是冬元將賈魯圍濠。太祖與子興力拒之。嗣與徐達湯和費聚等南略定遠。計降驢牌寨民兵三千。與俱東。○子興用太祖計。遣張天祐等拔和州。檄

太祖總其軍。諸將皆惶恐。搜軍中所掠婦女。縱還家。民大悅。○郭子興卒。常遇春來歸。太

祖擊海牙于峪溪口。大敗之。遂定計渡江。乘風引帆。直達牛渚。常遇春先登。拔之。太祖謂諸將曰。太平甚近。當與公等取之。遂乘勝拔太平。○大破海牙于采石。進攻集慶。擒陳兆先。降其衆三萬六千人。皆疑懼。太祖擇驍健者五百人入衛。解甲酣寢。達旦。衆心始安。○

再敗元兵于蔣山。太祖入城。諭曰。我來爲民除亂。其各安堵如故。吏毋貪暴虐殃吾民。改

旦解甲酣寢。達旦衆心始安。○

戢將燎原爲先生天下屈四

花雲被縛奮

康茂才給友諒

與友諒接戰鄱陽湖

集慶路爲應天府時張士誠自淮東陷平江轉掠浙西太祖旣定集慶患士誠強江左浙右諸郡爲所并于是遣徐達攻鎮江拔之諸將奉太祖爲吳國公貽書張士誠○遣使招諭方國珍謀取浙東未下諸路戒諸將曰克城以武戡亂以仁吾比入集慶秋毫無犯故一舉而定夫師行如火不戢將燎原爲將能以不殺爲武豈惟國家之利子孫實受其福○方國珍以溫台慶元來獻○徵劉基朱濂葉琛章溢至曰吾爲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基進士。從高安承以不合去。縱遊四湖。當言金陵有天子氣。○陳友諒攻陷太平知府許瑗死之守將花雲被縛奮起奪刀連殺數人賊碎其首至死罵不絕妻郜氏赴水死○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自稱皇帝國號漢盡有江西湖廣地約士誠合攻應天應天大震諸將議先復太平以牽之太祖曰不可乃馳諭胡大海擣信州牽其後而令康茂才給友諒令速來友諒果引兵東常遇春等以舟師出龍江關乘大雨擊之友諒敗走遂復太平分徇南康建昌饒贛黃皆下之○朱文正守南昌陳友諒大舉圍之太祖自將救南昌與友諒接戰于鄱陽湖友諒兵號六十萬連巨舟爲陣望之如山遇於康郎山太祖分軍十一隊以禦之會日晡大風起乃命敢死士操七舟實火藥蘆葦中縱火焚舟風烈火熾湖水盡赤友諒兵大亂屢敗退保諸磯中流矢死其子理奔武昌○張士誠自稱吳王○太祖圍武昌分徇湖北諸路皆下○太

太祖卽吳王

祖卽吳王位。建百官。○追痛死節諸臣。悉封廟祀。蔭其後。諭曰。立國之初。當正紀綱。元氏閹弱。威福下移。馴至于亂。今宜鑒之。○命徐達常遇春帥師二十萬討張士誠。諭曰。城下之日。無妄殺掠。取勝之道。宜先攻湖州。諸將領命行。蘇杭悉平。囚士誠送建康。士誠自縊。○召諸將議北征。太祖曰。元建國百年。守備必固。吾欲先取山東。撤彼屏蔽。移兵兩河。破其藩籬。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勝。入吾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勢孤援絕。不戰自克。鼓行而西。雲中九原關隘可席卷也。諸將皆曰。善。○元年羣臣勸太祖卽皇帝位。從之。定有天下之號曰明。建元洪武。立取士法。置翰林院。設起居注二員。記言動。○立妃馬氏爲皇后。帝語羣臣曰。后向遇朕征。輒以不殺爲勤。其視唐太宗長孫后尤過也。后聞曰。妾安敢比長孫后。但願陛下法堯舜耳。立標爲太子。命李善長等傳之。○命劉基定律令。曰。毋示兩端。令奸吏得託也。○定兵制。郡各一衛。有事詔總兵官佩將印督之。無事則還所佩印權歸朝廷。○以太牢祀孔子。仍遣使曲阜致祭。○時廣東廣西福建山東悉平。乃命徐達直取元都。元主率后妃太子北遁。達等入城市不易肆。止封其府庫圖籍。禁士卒侵暴。○遣使分行天下。訪求賢才。○劉基致政歸。上手詔復召基至。賜其祖父公爵。○二年立功臣廟于雞籠山下。享太廟。詔曰。朕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今十有五年。荷天眷佑。

設起居注二員

但願陛下法堯舜

郡各一衛
以太牢祀孔子

遣使訪求賢才

立功臣廟于雞籠山

定內侍官制

大封功臣

四川悉平

開國文臣第

合祀天地

罷中書廢丞

悉皆戡定用是命將北征齊魯之民饋糧給軍不憚千里朕軫厥勞已免元年田租其北平燕南河南山西今年田租悉除之○定內侍官制諭吏部曰內臣但備使令毋多人馭之之道當使之畏法勿令有功○常遇春克開平七月卒于軍詔李文忠領其衆○三年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副之分道北征○時久旱帝素服草履步禱山川壇露宿凡三日大雨○北征師還告武成于郊廟大封功臣進李善長韓國公徐達魏國公封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湯和等侯者二十八人設壇親祭戰沒將士○四年穎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率步騎由秦隴伐蜀克階州至重慶下成都四川悉平明昇降封歸義侯○六年頒昭鑒錄訓誡諸王令有司上山川險易圖○八年致仕誠意伯劉基卒基輔上籌畫中原每抗言直議帝以子房况之賜誥曰學爲帝師才本王佐渡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卒之先以所習天文祕書封授子橒上之○九年遣官省歷代帝王陵寢禁芻牧○十二年始合祀天地于南郊○十三年胡惟庸謀反伏誅惟庸誑言井出甘泉邀上往觀圖試傾內使門者雲奇○罷中書省廢丞相等官胡惟庸立朝以祀雲奇故更定六部官秩立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十四年傅友德藍玉沐英帥師征雲南諸路俱降雲南平○十五年馬后崩后性恭儉旣貴服澣澣之衣上以威武治天下后嘗濟

仁
后嘗濟以寬
沐英留鎮雲
南

好談經術古
事

汝當老其才輔

法外用刑本
非常典

以寬仁及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使服藥不瘳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而殺諸賢乎上
痛悼終身不復立后○十六年召征南師還沐英留鎮雲南復鳳陽臨淮二縣民繇賦世世
無所與又免畿內各府田租○十八年魏國公徐達卒達用兵如神善拊循其下得壯士與
謀輒不殺恩結爲我用所至民皆不擾歸朝單車垂橐生平無聲酒伎賤之好親禮儒生
好談經術古事在北平疽發背卒上爲輶朝親製神道碑○二十四年皇太子標薨謚懿文立
皇孫允炆爲皇太孫○徵方孝孺至寧海寧海帝喜其舉動端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才
輔汝除漢中府學教授○二十六年涼國公藍玉謀不軌伏誅坐其黨數萬人○二十八年諭羣臣
曰朕起兵至今四十餘年灼見情偽懲創奸頑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後嗣止循律與大
誥不許用黥刺荆劓割之刑又曰朕罷丞相設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權歸于朝廷
嗣君不許復立丞相皇親惟謀逆不赦餘罪宗親會議取上裁○頒皇明祖訓條章于中
外○三十一年帝崩年七十有一

恭閔惠皇帝名允炆太祖孫懿文子號建文在位四年帝生穎慧好學性至孝懿文太子薨居喪毀瘠又佐太祖

改定律法多從寬大卽位後卽召漢中教授方孝孺爲翰林院侍講○諸王以尊屬擁重
兵多不法帝納黃子澄齊泰謀欲因事削除之憚燕王強未發乃先廢周王櫟湘柏代桂
侍講召方孝孺爲

燕王內自危

馬鐵鉉誤傷王

李景隆叛納
燕兵

方孝孺被執

齊摶、岷棟皆以罪廢。燕王內自危，佯狂稱疾。建文元年，下詔燕讓王，并逮王府官僚。棣舉兵反，給謝貴、張昺殺之，遂奪九門。上書天子，指秦子澄爲奸臣，舉兵自署官屬，稱其師曰靖難。拔居庸關，克遵化、永平。耿炳文及燕兵戰于滹沱河，敗績，乃遣李景隆代領其軍。燕王聞之，曰：「李九江景隆，二字豎子耳，寡謀而驕，其今之趙括乎？」○二李景隆軍敗，退駐德州，復合大軍進戰，繞出王後，飛矢雨注。王三易馬，矢盡，劍折，走登堤。燕將士皆失色，會旋風起，折大將旗。王乘風縱火，官軍死者十餘萬人。郭英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參政鐵鉉都督盛庸悉力禦之，擊敗燕兵。濟南圍解，鉉詐降，誘王至城急。王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及明起，視已在圍中，諸將以天子有詔，毋使負殺叔父名，愕眙不敢發一矢。是日復戰，兩軍相勝，負。東北風忽起，塵埃蔽天。官軍大敗。○三年，貶齊泰、黃子澄，諭罷燕兵。王不奉詔。○四年，詔天下勤王。慶成郡主如燕師，議割地以和，不聽。燕兵渡江，盛庸戰于高資港，敗績。燕兵犯金川門，谷王橞及李景隆叛納燕兵，都城遂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屍于火中，越八日葬之。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滇黔巴蜀間，相傳有帝爲僧時往來跡。○燕王駐龍江，下令撫安軍民，大索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榜其姓名曰奸臣，並夷其族，坐奸黨死者甚衆。方孝孺被執不屈，乃衰絰入見，哀聲徹殿陛。王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奈成

百世後不傳一箇字

改北平曰順天府

選進士爲翰林院庶吉士

瓜蔓抄

王不在何曰成王子固在王曰先生母太苦此吾家事耳因授筆強之草卽位詔孝孺擲筆于地哭且罵王大怒命夷九族親故坐死者八百餘人○劉璟逮繫至京見上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詔下獄自經尚書暴昭鐵鉉陳迪皆不屈死

成祖父皇帝

名棣太祖四子號永

二十二年復周王櫄齊王榑代王桂岷王裕舊封

改北平曰順天府

○命解縉黃淮入直文淵閣尋命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胡儀同入直並預機務○二

賜曾棨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始選進士爲翰林院庶吉士○景清一日早朝紺衣入先

是日者奏異星犯帝座甚急及朝清獨著紺收之得所藏刃遂伏誅命族之籍其鄉轉相

攀染謂之瓜蔓抄吏部請罪千戶違例薦士者上曰馬周不因常何進乎才則授官否則

罷之可耳○以僧道衍爲太子少師復姓姚賜名廣孝○三夏原吉等賑蘇松嘉湖饑免

天下農民戶口食鹽鈔○七以北巡告天地宗社發京師皇太子監國○八以北征詔大

下命夏原吉輔皇長孫瞻基留守北京車駕出塞次威虜鎮以橐駝所載水給衛士視軍

士皆食始進膳更名臚胸河曰飲馬聞本雅失里僅以七騎遁乃還詔移師征阿魯台○九下交趾右參議解縉于獄

擊大敗之本雅失里僅以七騎遁乃還詔移師征阿魯台○九下交趾右參議解縉于獄

縉論事忤旨謫父陞聞上北幸潛返見皇太子上怒其擅歸故殺之○十二年親征瓦刺敗之馬哈木宵遁遂班師○十五漢

王高煦謀不軌徙樂安○胡廣爲相專事阿諛有密投詩其家曰漢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二十一年親征阿魯台次雞鳴山虜宵遁次西涼亭亭故元往來巡遊之所上望其頽垣遺址樹木鬱然謂守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料有今日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亭乎○二十二年阿魯台犯大同開平諭諸將親征遂進師抵白邙山不見敵勒石于清水源之崕旋師次蒼嶺戍不豫傳位皇太子年六十有五楊榮等以六軍在外祕不發喪訃至京皇太孫至軍中發喪

吾知盡子職而已

仁宗昭皇帝名高熾成祖長子在位一年成祖舉兵世子守北平善拊士卒以萬人拒李景隆五十萬衆城賴以全先是郡王高煦高燧陰謀奪嫡計不行或問太子亦知有讒人乎曰不知也吾知盡子職而已內侍黃儼等謀立高燧事覺伏誅高燧以太子力解得免○賜吏部尙書塞義及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章各一曰繩愆糾謬諭曰前世人主惡聞直言臣下相與阿附以至于敗朕與卿等當用爲戒○宥建文諸臣外戚全家戍邊者留一人餘悉放還○帝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門詔大學士楊士奇草詔免稅糧之半士奇請聞戶工二部帝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趣命具紙筆書詔用璽付外行之○帝不豫遣使召太子于南京

拯溺
救民如救焚

太平天子

內
銅高煦于西

宣宗章皇帝名瞻基。仁宗長子。號宣德。在位十年。帝稍長嗜書知識傑出。永樂七年從幸北京。命觀農具及田

論棄父耻罪驕橫不賀

家衣食作務本訓授之。立爲皇太孫。成祖每語仁宗曰。此他日太平天子也。諭邊將嚴守

備。趣中官在外採辦者還。罷所市物。○漢王高煦反。帝親征。至樂安。兩遣書諭降。又以勅

繫矢射城中。諭禍福。高煦出降。改樂安爲武定州。班師。銅高煦于西內。法司鞠煦同謀者。詞連晉王趙王。詔勿問。○侍讀李時勉。初以言事改御史。下獄。至是釋之。復爲侍讀。○三年

立皇子祁鎮爲太子。廢皇后胡氏退居別院。立貴妃孫氏爲皇后。○兀良哈寇會州。帝帥

精卒三千人擊之。出喜峰口。親射其前鋒。寇望見黃龍旗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論

棄父耻罪驕橫不賀

棄交趾罪。王通等下獄。遣李琦羅汝敬立陳嵩爲安南王。陳嵩卒。復遣使諭黎利。立陳氏

後四年

○南京獻駟。虞二禮部表請賀。不許。○御製織婦豳風詩。猗蘭操。四言招隱詩。以賜

羣臣。○張輔等從遊西苑。詔許乘馬登山。後上御舟。泛太液池。賜士奇等鱠魚醇酒。并御

製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帝登萬歲山。御廣寒殿。召儒臣侍周覽。都畿山川形勢。曰。此元

之故都也。順帝肆意荒淫。怠于政事。天下遂爲我祖宗所有。侍臣叩首曰。紂之迹。周之監

道學正脈

登萬歲山

也。○薛瑄初長于詩賦。及見周程張朱之書。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其舊作。專事道學。以進士擢御史。三楊士奇。博欲一面。瑄曰。某忝糾勳之任。義無相識。三楊稱歎不已。○夏原吉

天性寬平，悃愞無矯飾。嘗閱獄撫案，歎息欲下而止者再。曰：吾筆一下，死生決矣。嘗夜過禁門，大雪有欲不下馬者。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敬慎如此。○五擢郎中，况鍾何文淵九人爲知府，賜敕遣之。鍾初至蘇郡，陽不解事，吏所欲行止輒聽之。越三日，縛諸吏考掠，悉發其弊，投庭下死者數人。吏大懼，復斥屬官貪暴庸懦者。由是上無逋事，下無橫科。蘇人稱曰：况青天。○擢御史于謙長史周忱六人爲侍郎，巡撫兩京山東山西河南江西浙江湖廣。○九年，自將巡邊，度居庸關至洗馬林，閱城堡兵備。○十年，上崩，年三十有八。遺詔國家重務，白皇太后。

英宗裕皇帝

名祁鎮，宣宗長子。號正統，在位十四年。

○戶部上言，請覆核浙江蘇松荒田稅糧。帝以覈實必增額爲民患，不許。○王振初侍上于東宮及卽位，遂命掌司禮監。大作威福。一日太后御便殿，召張輔及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濶入朝，謂上曰：此五人先帝所簡貽，凡有行必與之計。

上受命頃，命宣王振至太后顏色頓異，欲誅之。上跪爲之請，乃得解。○四年，廣西僧楊行祥僞稱建文帝，械送京師，錦衣衛獄死。○七年，太皇太后崩。太后稱女中堯舜，臨崩語大臣曰：朝廷大事尚有二事未辦，一建文之號宜復，一方孝孺之禁宜開。時禁人藏孝孺書者，斬。○侍講劉球陳十事，下錦衣衛獄。太監王振使指揮馬順殺之。○八年，下大理寺少卿薛瑄于獄。

祭酒李時勉荷校于國子監門。○九
史陳鑑經理西北邊備。○十四年。勅邊將備瓦刺也先。靖遠伯王驥右都御
鶴兒嶺遇伏。全軍盡覆。次土木被圍。師潰死者數十萬。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等皆死。
帝北狩。京師聞敗。羣臣聚哭于朝。徐珵請南遷。于謙以爲不可。人心始定。皇太后命郕王
卽位。遜尊帝爲太上皇帝。

景皇帝名祁鑑。正統弟。初封郕王。景泰在位七年。卒。諡莊

也先擁上皇至大同。索金幣。約還駕。郭登不納。武定侯郭英子曰。虜

給我。也且受命守城。不敢擅啓。不得已。括城中銀萬餘兩。贖駕虜笑擁而去。○元年。夷王振

族籍其家。

廷臣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

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去。

給事王竑憤起立。

碎馬頭首。

奉旨籍振家。

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更執振姪王山鬱于市。

天意有在我
終當歸

上皇居南宮

○上皇在虜廷。值聖節也。先來上壽。又嘗見上皇所御帳房有火光。若黃龍盤護。上嘗指
天象諭袁彬哈銘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二年。虜稍厭兵。遣使議還上皇。皇帝勅謙防護京
城。且議通使。謙曰。天位已定。誰復異議。但迎還以弭邊患耳。乃遣楊善迎上皇也。先設宴
餞行。率衆羅拜護送至野狐嶺。○上皇還京師。帝率百官朝謁。拜畢。相持而哭。各述授受意。
推讓良久。乃送上皇居南宮。○三年。廢太子見深爲沂王。上皇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初上

不殺于謙今日之事何名

欲易儲恐臣下不從特進京官各一秩又密啖諸大臣以金悉皆歛口獨王直李侃洒泣求退○四年皇太子見濟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並奏請復沂王爲太子下錦衣衛獄同竟以杖死○八年帝不豫羣臣請建太子不聽石亨乃與徐有貞曹吉祥等謀迎上皇復位夜半薄南城毀門而入掖上皇登輿羣臣方早朝會議儲事忽聞呼噪至殿相顧失色而上皇已復辟矣遂廢帝爲郕王下于謙王文於獄誣以謀立外藩上持之不下徐有貞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何名謙不復自辨遂遇害

太后備言謙功經濟多難之

英宗睿皇帝號天順在位八年○元論奪門迎復功封石亨張軌等爲公侯有差○太后聞殺于謙爲上備言謙經濟多難之功上悔之察迎立外藩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軌曹吉祥等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帝深銜亨等有貞遂有金齒之戍○賜王振祭葬立祠曰旌忠○四年石亨有罪下獄死○帝言及奪門迎駕之功李賢對曰景帝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何必奪門且奪之一字尤爲非順幸陛下洪福事得濟假使景帝

何必奪門

左右先知之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曰然今方悟此非社稷臣不過貪圖富貴而已于是詔革奪門功陞者凡四千人○五年曹吉祥謀反伏誅○八年帝不豫遣詔罷宮妃殉葬憲宗純皇帝名見深英宗長子號凡二十二年上孝事兩宮從李賢議尊錢后爲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

上生母爲皇太后廢皇后吳氏更立王氏爲皇后○二年諭祭于謙復其子冕官○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修撰羅倫力言不可疏諫切直賢惡之謫福建市舶司提舉時羅倫章懋黃仲昭莊景號翰林四諫謫官有差○萬貴妃專寵兄弟皆官朝士羣趨其門學士萬安認爲同宗附之○七年立皇子祐極爲太子次年薨乃立祐檉爲太子○十三年置西廠以刺民事令太監汪直主之直橫暴莫制商輶項忠請罷西廠帝從之未幾復設廠錦衣衛官校輒熱人于獄○十四年汪直行邊所至院道無不屈膝相迎獨馬文升不爲禮直誣以罪謫戍○陳獻章授翰林檢討致仕歸往師吳與弼杜門靜坐嘗曰學須從靜中養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便靠書本也學者稱曰白沙先生○十九年謫汪直爲奉御其黨王越戴縉等貶黜有差○二十一年帝崩年四十有一

孝宗敬皇帝名祐樘憲宗子號鄒智言萬安等小人也而據內閣宜退王恕等君子也而謫外方宜進帝從之萬安戀戀不肯去在道猶看三台星也其無恥如此○追謚生母紀氏

爲孝穆皇太后○疏文武大臣及中外四品以上官姓名揭文華殿壁○三年命天下預備倉積粟以里數多寡爲差不及額者罪之○罷內官燒造瓷器○四年以邱濬兼大學士預機務濬上大學衍義補帝嘉之○六年停甘肅織造絨罽○十年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

于文華殿議庶政後以爲常。○十一
年罷福建織造綵布。○十二
年閩里先師廟災。○邊寇屢
警。劉大夏上軍政十弊。帝嘉納之。嘗謂大夏曰。今後凡有疑事。卿可寫揭帖密進。大夏對
曰。不可。是卽前代斜封墨敕之弊也。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
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萬一匪人冒居要職。害可勝道哉。帝稱善。○十五
年罷廣
東採珠。○十七
年閩里先師廟成。○罷南京蘇杭織造中官。○始命兩京五品以下官六年
一考察。○十八
年五月帝崩。年三十有六。

武宗毅皇帝名厚照。孝宗子。復遣內官南京織造。○帝好騎射。時內使八黨。劉瑾用事特
甚。日導上弓馬鷹犬爲樂。戶部尚書韓文。帥廷臣請誅亂政內臣馬永成等八人。大學士
劉健。李東陽。謝遷主之。不聽。瑾哭訴曰。臣下敢行訕上者。由司禮監無人也。有則人不敢
言矣。帝立命瑾掌司禮監。邱聚。谷大用。提督東西廠。張永。督十二團營。兼神機營。魏彬。督
三千營。各據要地。○劉健。謝遷致仕。罷韓文。○一年。杖給事中艾洪。御史王良臣等。以劉健
謝遷韓文五十三人黨比。宣戒羣臣。○敕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作豹房。○三年。命天
下選樂工送京師。○逮致事尙書劉大夏下獄。戍肅州。大夏就道。京師焚香攜餚泣餞。所
至爲之罷市。○五年。帝自號大慶法王。○張永因寇盜盛起言于帝曰。皆劉瑾激成也。今瑾

不自安陰謀不軌陛下宜早擒治帝就夜誅之籍其家金銀五千餘萬他貨無算治其黨戮吏部尙書張綵戶于市○六年自畿輔及江淮楚蜀盜賊殺官吏山東尤甚至破九十餘城道路梗絕○七年李東陽致仕○八年以邊將江彬許泰分領京營賜國姓○九年復寧王宸濠護衛予屯田閣臣費宏曰苟遂其請江西無噍類矣力阻之不克遂致仕○乾清宮災

○十二年

帝微服出德勝門如居庸關幸宣府命谷大用守關毋出京朝官以前此梁儲蔣冕等諫微行故也親督諸軍禦小王子○十三年自宣府還宮九月如大同偏頭關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加封鎮國公又自加太師○十四年以諫巡幸杖修撰舒芬等百有七人于闕下又杖郎中董翬等三十九人○宸濠異謀已露帝遣顏頤壽等往諭革其護衛寧王遂反誣帝爲孝宗養子巡撫孫燧兵備副使許達死之據南昌陷南康九江順薄安慶知府張文錦死守卻之遠近因得爲備江彬請親征王瓊曰有王守仁在無慮也守仁時巡撫南贛與伍文定知府帥兵直趨南昌破之宸濠聞急棄安慶歸守仁迎擊執之賊黨皆平帝自擒守仁乘忠未至俘宸濠送通州伏誅帝還京師告捷陞賞守仁等

王守仁擒宸

濠于鄱陽待帝自擒守仁乘忠未至俘宸濠送通州伏誅帝還京師告捷陞賞守仁等有差贈孫燧許達等秩立廟祀之○十六年疾大漸諭司禮監曰前事皆由朕誤非汝曹所

能預也崩于豹房年三十有一無子遺詔召興獻王長子嗣位

世宗肅皇帝名厚熜憲宗次子興獻王子武從弟也號嘉靖凡四十五年卽正德中言事罪廢諸臣○錢寧江彬伏誅籍

其家縱內苑禽獸革錦衣衛冒濫軍校三萬餘人○梁儲致仕卒帝以迎立功欲蔭其子辭不受儲有度量言者詆其主試受賂交通寧王皆不辨後寧王敗得所餽簿獨儲不與人始帖然○命禮臣集議興獻王封號廷臣議尊武宗爲皇兄孝宗爲皇考孝宗后爲皇太后興獻王爲叔父母爲叔母不得加皇字帝不允進士張璁言朝議不過拘漢定陶王宋漢王故事耳今聖考稱叔父幽冥之中或不可知但迎養聖母稱以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臣謂繼統武宗而尊崇其親則可繼嗣孝宗而自絕其親不可也上躍然下璁奏楊廷和等抗疏力爭皆不聽時迎母妃蔣氏至京禮部奏用王妃儀仗上泣啓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以終孝養羣臣惶怖○年用主事桂萼議定稱孝宗爲皇伯考太后爲皇伯母興獻王爲皇考獻皇帝母曰聖母杖修撰楊慎等戍謫有差○年以張璁爲大學士○年王守仁討廣西叛蠻悉平之○年八王守仁以病篤離任道死南安帝謂其擅離無人臣禮命廷臣議功罪桂萼言其倡爲邪說詆毀先儒雖劓捕逆濠論功足錄然邪說之禁不容姑貸帝從之奪其子孫封蔭令伯爵終身○六年定孔子謚號曰至聖

先師孔子易像爲木主另立啓聖祠○上好瑞四方白雀白兔白鹿甘露芝瑞麥嘉禾無歲不獻羣臣表賀以爲常○年廢皇后張氏立方氏爲后○年上獻皇帝廟號睿宗奉神主祔太廟躋武宗上○大享上帝于元極寶殿○年太僕卿楊最諫服丹藥予杖死○年以嚴嵩爲大學士○帝幸曹妃宮旣寐宮婢楊英以組經上頸有張金蓮者奔告太后馳救得免楊英伏誅曹妃王嬪磔于市○年加方士陶仲文少師先是方士邵元節得幸賜號致一真人卒贈少師因薦陶仲文加秩少保少傅後封恭誠伯○

方士封伯

七年總督三邊侍郎曾銑上邊務十八事營陣八圖議復河套嚴嵩論銑妄開邊釁殺之

并論夏言黨銑同斬○八年俺答大舉入寇京師戒嚴召大同總兵仇鸞及河南山東兵入援○年開馬市于宣府大同員外楊繼盛言貢馬互市謬有五不可有十杖貶○一年以徐階爲大學士○戮仇鸞傳首九邊○二年楊繼盛疏嚴嵩十罪五奸略云太祖罷相府而嵩居之滅祖制也詔旨出皇上而嵩矯之奸大權也皇上有善政嵩每攘爲己功掩君美也嵩之矯詔皆子世蕃手出縱奸子也令孫嚴効忠妄冒邊賞竊軍功也受仇鸞金三千薦居大將黨悖逆也胡騎深入屢戒勿戰誤軍機也徐學詩等以劾嵩削籍擅黜陟也選除貪吏而百姓受毒失人心也貪汚成風牢不可破壞風俗也具此十罪又有五

市
嚴嵩十罪五奸
俺答貢馬互

棄河套

奸濟之賂皇上左右，揣知上意而逢迎之。是皇上之左右皆嵩間諜也。以趙文華爲通政，凡疏必先投副封。是皇上之納言皆嵩鷹犬也。櫂緹騎緝訪，卽與廠衛聯姻。是皇上之爪牙皆嵩瓜葛也。畏臺諫有言，凡選舉必出其門。是皇上之耳目皆嵩奴隸也。虛部臣不能無言，廣羅有才望者結之。是皇上之臣工皆嵩心腹也。帝大怒，廷杖後處斬。天下傳誦冤之。先是錦衣經歷沈鍊劾嵩與子世蕃奸貪十大罪下獄，以他事斬。○海賊汪直糾倭寇瀕海諸郡。是時俺答屢寇南北，無寧日。帝遣趙文華與胡宗憲討之。○三十年山西隴西河南地大震，河渭溢死者八十三萬有奇。○三十一年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四十一年御史鄒應龍劾嚴嵩父子祖孫憑勢專權，疏入，帝令嵩致仕。子世蕃孫鵠等發烟瘴充軍，後世蕃以通倭伏誅。○三殿成，分遣御史訪求方士法書。○三十四年倭寇始自江浙，蔓延淮泗，青徐上至蕪湖南京，分犯閩廣，流毒十餘年。至是爲諸將屢破，泛海而去。○殺胡宗憲。○建玉芝宮。○四十五年戶部主事海瑞上疏，陛下初年遠過漢文，二十年來法度漸弛。今萬方懸罄，民不聊生。諸臣猶修齋設醮，天樂天桃相繼表賀。夫元修以求長生也，然堯舜禹湯未有至今存者。陛下師事陶仲文，而仲文已死。彼旣不能保其身，陛下何復神其術乎？上怒，下錦衣獄。○帝不豫，服方士王金長生藥而崩。年六十。

穆宗莊皇帝名載，世宗子。號隆慶。凡六年，釋海瑞獄，誅王金，追奪陶仲文秩籍，其家罷一切齋醮工作，及例外採買。○大學士陳以勤上謹始十事，曰畏天法祖，用人聽言，定志愛民，從儉攬權，保位接下，帝嘉納之。○皇后陳氏移居別宮，王時舉等上疏乞正位中宮，帝曰：「后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不知內廷事，乃妄言耶？」時舉曰：「寧有夫婦睽違而意暢者乎？」帝曰：「待疾愈，卽還宮，無多言。」○三御史詹仰庇言：陛下多取民膏以供造鼈山修治宮苑，使羣小因得乾沒，爲聖德累不小。帝怒斥爲民。○命廠衛密訪部院政事，帝朝講漸疎，百司章奏皆命內臣傳旨。各宮監日恣。○四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以爲指揮使，俺答乞封執叛人趙全等來獻，詔遣把漢那吉歸厚賜之。○五封俺答爲順義王，通貢市邊境稍寧。○六築徐州至宿遷隄三百七十里。○帝不豫，太子年方十歲，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等受顧命輔政，崩年三十有六。

神宗顯皇帝名翊鈞，穆宗子。號萬曆。凡四十八年，帝居乾清宮，見無鬚男子，假稱內使，左右執之，問其名曰王大臣，自總兵戚繼光所來，下東廠鞠問，伏誅。張居正陰借以傾高拱，拱遂罷。自是居正威震日重。○察京官戒諭廷臣，詔曰：「近歲士習澆漓，官方冗缺，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報復之資，用是薄示懲戒，餘皆曲貸。諸臣宜祓除前愆，共維新政。」○命諸司立程限文

簿以防稽緩。○命繪天下疆域及京省文武羣臣姓名于御屏。朝夕省覽。○三年編修張位上疏。請飭史職略云。國家設起居注官。實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之制。邇來名存實廢。如編輯兩廟。世宗穆宗實錄。不過散取章奏至仗前柱下之語。爲章疏不及者。何憑修入。且稗官野史流傳失真。皆史職缺廢所致也。乞早賜紀錄。以光大典。帝從之。始命日講官分直。記注起居纂輯章奏。臨朝侍班。○書謹天戒。任賢能。親賢臣。遠嬖佞。明賞罰。謹出入。慎起居。節飲食。收放心。存敬畏。納忠言。節財用。十二事於座右。○命撫按官有司賢否。據實薦劾。○四年御史劉臺論張居正逮下獄削籍。○張居正丁父憂。帝命奪情起復。翰林吳中行。趙用賢。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四人交章論其忘親貪位居正。大怒。學士王錫爵曲爲慰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卽聖怒亦爲公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汝殺我。錫爵大驚。趨出。四人廷杖謫戍有差。○六年帝冠立皇后王氏。給事中李漸言張居正服制在身。不宜預執事。不允。○詔江南北開墾荒田。○七年遣使分閱邊防。○覈兩畿山東陝西勸農田賦。○八年河工成。先是淮揚諸郡苦于水城郭陵寢害無寧歲。上憫之。發金八十餘萬。命御史潘季馴董其事。延袤八百餘里。兩堤夾峙。河流其中。自是陵寢獲安。棄地轉而耕桑矣。○賜張懋修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懋修居正之子也。○九年裁各省冗官。覈徭賦汰。

諸司冒濫冗費。○十一年張居正請免天下積年逋賦疏云百姓財力有限卽歲豐止供當年之賦苟遇荒歉現年錢糧尙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積逋哉故帶徵一法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卽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誅求無已民不堪命矣况其間豪右不納固多然窮民力不支亦有之有司法不能行豪右止能及小民故催科之苦小民獨當之耳從之○張居正纂累朝寶訓實錄四十款進陳○十二年張居正卒帝親祭之命太僕卿護喪至江陵○復建言諸臣職○十三年我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十四年張居正旣歿言者不已追奪官階籍其家榜其罪于天下家屬戍邊○十五年命起海瑞爲南京右都御史瑞疏陳治安要機于民事尤關切御史有戲宴者杖之肅然奉法尋以病卒葛幃敝衾有寒士所不堪者○十六年禁部曹言事罷治京畿水田○十七年免陞授官面謝自是臨御遂簡○十八年元旦節大學士申時行等朝賀畢因具疏皇長子洛常九齡矣請冊立東宮帝曰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卽鄭妃亦請立再四姑俟長子壯健令出閣讀書卿等無過虛尋召皇長子立榻右帝手執之時行等熟視良久賀曰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宜早定大計帝曰朕知之○更定宗藩事例始聽無爵者得自便○十九年享太廟是後廟祀皆遣代○諭廷臣國是紛紜致大臣爭欲乞身

簪居正家

海瑞清節

請建儲

此後有肆行誣讟者重治。○京營軍官譖于長安門。○二十一年倭犯朝鮮陷王京國王李昰奔義州求救。○二十二年鄭貴妃寵幸生子常洵故儲位久不定。王錫爵密奏甚懼帝曰昨讀祖訓有立嫡不立庶之條今皇后年尚少恐後有出故不果無已將三子並封王少待數年俟后無出再行冊立可也。錫爵曰祖訓所載蓋就嫡庶並生言之耳今嫡子未生而長子年已十二豈容懸待况陛下舊日原無待嫡之說今忽變更跡似可疑去年之命既改于今日焉知今日之命不改于他年乎且元子封王祖訓無之臣見民間子未有十二三歲不讀書者陛下旣不卽行冊立請令出閣豫教帝不得已允之○李如松救朝鮮倭遁尋遣小西飛請款。○二十三年詔復建文年號○大學士趙志臯等請發留中章奏不報。○二十四年復議封倭○始遣中官開礦于畿內未幾河南山東山西浙江陝西悉令開採以中官領之羣臣屢諫不聽○倭平秀吉不受封復侵朝鮮○始命中官榷稅通州是後各省皆設稅使○皇極中極建極三殿災○二十六年劉綱麻貴分道擊倭敗之倭始去以倭平詔天子指斥鄭貴妃詔五城大索中外危疑帝召見太子于啓祥宮諭曰無恐此必逆惡捏造離間我父子兄弟動搖天下也因出御筆訓諭一冊賜太子後得皦生光者磔之獄乃解。

勸東林講學
諸人二十餘年不見大臣張差梃擊

○三十年閣臣請補司道郡守及遣巡方御史不報○羣臣伏文華門疏請修舉實政降旨切責○三十年鳳陽大風雨毀陵殿神座○三十年大學士請補六部大僚不報○三十年給事中翁憲祥言撫按官解任宜俟命不宜聽其自云不報○閣臣葉向高上疏言天下治亂不于其形于其幾治非豐亨之說也朝政清明庶官輯睦卽謂之治亂非禍變之說也法紀凌遲人心囂競卽謂之亂今天下治耶亂耶門戶漸立釁隙彌開始而臭味繼而參商終而水火矣始而旁觀繼而佐鬪終而操戈矣株連蔓引暮跖朝夷可勝道哉請發羣臣相攻諸疏公論是非以肅人心不報○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是後尙書趙世卿孫丕揚孫瑋趙煥閣臣李廷機皆拜疏自去○三十年御史徐兆魁疏劾東林講學諸人陰持計典自是諸臣益相攻擊○四十年南京御史言臺省空虛諸務廢墮上深居二十餘年未嘗一接見大臣天下將有陸沉之憂不報○四十年福王常洵始就國○三十年薊州男子張差持梃入慈慶宮擊傷守門內侍太子奏下刑部獄主事王之寀揭言張差獄情事復連鄭貴妃內璫帝命戮差于市斃內璫二人于禁中梃擊之案從此始尋召廷臣入見帝問太子曰汝有何語太子曰獄已具不必株連帝因宣示羣臣曰我父子何如親愛而外庭妄添議論耶○四十六年我大清兵克撫順城命楊鎬經略遼東○四十七年楊鎬大舉誓師分四路

出塞杜松遇我大清兵于吉林崖戰死馬林敗于飛芬山復敗沒劉綎接戰克營寨十餘
恃勇深入至阿布達里岡遇伏重圍夾擊綎不支遂沒于陣獨李如柏以經略令班師護
全報至舉朝喪氣逮鑄以熊廷弼代之廷臣請增兵發餉視朝行政皆不報○四十一年帝崩
年五十八

光宗貞皇帝名常洛。神宗子。號泰昌。在位一月。贈劉綎秩立廟祀之廢其後遣使祭陣亡將士○再發帑金
百萬犒邊盡罷天下礦稅起建言得罪諸臣帝不豫內醫崔文昇下通利藥患痢甚召大
學士方從哲等入見命皇長子出見冊封李選侍爲貴妃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夜崩
年三十有九熹宗卽位從廷臣議改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後爲泰昌元年

請選侍移宮

熹宗憲皇帝名由校。光宗子。號天啓。在位七年。時選侍李氏居乾清宮周嘉謨左光斗疏請選侍移宮御史
王安舜疏論李可灼進藥之誤紅丸移宮二案自是起己卯選侍移仁壽殿庚辰卽皇帝
位○蔭太監魏忠賢初名進忠。兄錦衣衛千戶乳保客氏爲奉聖夫人官其子忠賢河間肅寧
人少點慧無藉與諸少年博多負走匿市肆中諸少年追窘之因自宮時熹宗爲皇太孫
忠賢謹事之導之宴遊甚得皇太孫歡心客氏定興民侯二妻年十八入宮與忠賢私通
上卽位御史方震孺請逐客氏斬忠賢帝令客氏出宮忠賢發大監王安鞠問安詰責令
請逐客氏斬忠賢

自新得釋客氏夤緣復入宮忠賢嫉安嗾給事霍維華劾之客氏從中附和遂矯旨革安職逼令自裁安既死而忠賢益無忌憚矣○命袁應泰代熊廷弼經略遼東○方從哲致任○元年御史王心一請罷客氏香火土田魏忠賢陵工敍錄不報時上以客氏保護聖躬入陵工敍錄功除齊泰黃子澄戚屬戍籍○我大清兵取遼陽經略袁應泰死之京師戒嚴○命熊廷弼經略遼東王象乾總督薊遼軍務○永寧宣撫使奢崇明反殺巡撫徐可求據重慶分兵陷合江納溪等圍成都○御史周宗建請出客氏于外不聽倪思輝朱欽相等相繼言俱謫外任○以熊廷弼王化貞屢議戰守不合遣使宣諭○二年我大清兵取西平堡副將羅一貴死之總兵劉渠祁秉忠敗沒王化貞走閬陽與熊廷弼等俱入關○

調周宗建

永寧賊將羅乾象約降與官軍共擊賊成都圍解○孫承宗入閣預機務○命王在晉經略遼薊天津登萊軍務○舉內操鉦鼓聲喧闐宮禁御史劉之鳳疏諫略云虎符重兵何可授于巷伯之手假令劉瑾擁甲士三千能束縛就擒乎時李應昇黃尊素等繼之皆切責○錄方孝孺遺嗣予祭葬及謚○山東白蓮賊徐鴻儒反攻陷州邑命總兵楊肇基帥兵討擒之○命孫承宗督理薊遼軍務○封皇弟由檢爲信王○三年顧秉謙魏廣微俱入閣預機務○光宗選侍趙氏與客魏不協矯旨賜死裕妃張氏成妃李氏俱譖死復掩殺

舉內操

擒白蓮賊

胡貴人以暴疾聞。○魏忠賢總督東廠。○四年左副都御史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略云。忠賢一市井無賴人。中年淨身夤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信。以倖恩既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制。票擬託閣臣。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壞祖宗二百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忠賢翦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鄒元標也。忠賢皆嗾之使去。顧于黨護選侍之沈淮。曲意綢繆。終加麟玉。親亂賊而讎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忠賢俱陷之削籍。必不容正色立朝之臣。大罪四。國家最重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宏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莫重廷推。太宰少宰所推。皆點陪貳。顛倒常有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滿朝薦文震孟等。稍忤忠賢。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外廷之臣子也。傳聞宮中貴人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托病掩殺。是皇上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然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姪得封。忠賢以抗不附己。勒令自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然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繞殿流虹之祥。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忠賢與奉聖實有謀焉。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王安讓

持先帝青宮四十年。皇上受命擁護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殺是不但仇王安實仇先帝之老奴。大罪十一。獎賞祠額要挾無窮。近又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鏤鳳雕龍。千雲插漢。又不止于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儕陵寢而已。大罪十二。廢中書廢錦衣如魏良弼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大罪十三。用立枷法以示威。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若非閣臣力持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礬。傷其墳脈。托言開礦而致之死。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伍思敬等以侵占牧地細事。徑致困窘。草菅士命。大罪十六。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在工言工。忠賢擅停其陞遷。大罪十七。鎮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忠賢以不善鍛鍊。竟令削籍。大罪十八。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寺忽傳詰責。煌煌天語。朝夕紛更。令天下視皇上爲何如主。大罪十九。自忠賢受事東廠。雞犬不寧。野子傅應星等造謀告密。投罟設網。勢不至于與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大罪二十。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往來忠賢之家。大罪二十一。創立內操。使羽黨盤踞。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大罪二十二。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蟄道。儼然乘輿。大罪二十三。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退有怨言。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

放肆奈何養虎兕於肘腋間乎大罪二十四疏入忠賢亦惴惴不得已泣訴御前客氏又從中委曲保持遂令魏廣微調旨廣微素結忠賢次日下璫疏切責之南北諸臣等劾忠賢者相繼不下百餘疏皆不納○杖殺工部郎中萬燝逮杖御史林汝翥燝管寶泉局疏請內監廢銅忤忠賢至是復疏劾之忠賢矯旨令羣闈至燝寓捽之而出及至闕命立斃杖下林汝翥閣臣葉向高鄉人忠賢欲借之以傾向高忽中旨逮汝翥被杖幾斃向高疏奏不聽遂致仕○削楊漣左光斗籍五年毀天下東林講學書院○起崔呈秀復爲御史初呈秀以貪汚爲都御史高攀龍所糾乃賂忠賢願爲子遂出中旨免勘起用○大理寺丞徐大化劾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工部主事曹欽程復劾趙南星周宗建張慎言李應昇高攀龍黃尊素鄒維漣魏大中誣以受熊廷弼賄指汪文言爲證○讞汪文言獄逮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下鎮撫司獄相繼死獄中○熊廷弼下獄魏忠賢以其所搆遼東圖畫指爲妖書以獻特寘重辟棄市傳首九邊○榜東林黨人姓名頒示天下崔呈秀授忠賢黨人姓名首列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燝趙南星楊漣高攀龍左光斗孫居相等次列孫鼎相徐良彦等名曰天鑒錄又有同志錄點將錄一時正人羅織殆盡○起用阮大鋮等十一人六年修三朝要典以紅丸梃擊移宮三案編

輯成書。○我大清兵圍寧遠參政袁崇煥固守圍解以袁崇煥爲僉都御史專理軍務。○逮前應天巡撫周起元主事周順昌都御史高攀龍諭德繆昌期御史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攀龍削籍家居杜門著書聞緹騎至手繕遺疏自投池中死順昌吳人士民素敬順昌緹騎至一郡沸然順昌囚服出門擁送者不下數千人赴巡撫署懇其疏救巡撫毛一鷺流汗不能出一語緹騎厲聲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市人顏佩韋等前曰旨出朝廷乃東廠耶衆怒叢嚴綰騎立斃一人順昌潛行就獄與起元等先後拷掠並死獄中。○設各邊鎮監軍內臣太監劉應坤鎮守山海關大學士丁紹軾等諫不聽。○論寧遠解圍功封魏忠賢從子良卿肅寧伯。○袁崇煥巡撫遼東山海。○浙撫潘汝楨請建魏忠賢生祠許之嗣是建祠幾徧天下。○陝西流賊起由保寧犯廣元。○進魏忠賢爵上公予誥券加賜莊田一千頃予魏良卿鐵券。○七年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生祠于太學傍歲祀如孔子。○帝不豫遣詔以信王嗣位諭以魏忠賢王體乾忠貞可寄大事封忠賢姪良棟爲東安侯。

莊烈愍皇帝名由檢光宗第五子熹宗弟封信王號崇禎在位十七年安置魏忠賢于鳳陽自縊死尋戮其屍。○撤各邊鎮守內臣。○免天啓時逮死諸臣贓釋其家屬。○魏良卿客氏子侯國興俱伏誅。○元命元年

日御文華殿

山西流賊大流

袁崇煥爲兵部尙書督師薊遼。○燬三朝要典。○削魏忠賢黨馮銓魏廣微籍。○海寇鄭芝龍降。○詔非盛暑祁寒日御文華殿與輔臣議政。○革廣寧及薊鎮塞外諸部賞。諸部飢告糴不許。陝西飢民苦加派。流賊大起。米脂人李自成往投焉。分掠鄜州延安。○二年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皇長子慈烺生。○裁驛站。○流賊犯三水遊擊高從龍戰沒。○袁崇煥殺毛文龍于雙島。文龍請餉。崇煥專主款惡。文龍乃決計斬之。○總兵侯良柱擊斬奢崇明。水西賊平。○我大清兵入遵化。薄德勝門京師戒嚴。徵天下鎮巡官勤王。袁崇煥入援。召見平臺。責以逗留罪。下獄。○順天府尹劉宗周上言。陛下勵精圖治。庶幾太平可致。然不免見小利而慕近功。今日所亟亟于近功者。非遼事乎。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于小利者。理財也。民力已竭。而有司以掊克爲循良。以催科爲殷最。赤子無寧歲矣。其後國事大壞。盡如宗周言。○以周延儒爲大學士預機務。○三年禁抄傳邊報。○延綏甘肅兵潰西去。綏賊張獻忠聚衆應之。巡撫洪承疇總兵杜文煥敗賊張獻忠于清澗。○山西總兵王國樞追賊于河曲。敗績。賊陷寧塞。○殺袁崇煥。○進溫體仁大學士預機務。○四年總督楊鶴

禁抄傳邊報
流賊犯山西

內臣監吳

得人不能用

華允誠刺溫
體仁

招撫流賊于寧州。羣賊僞降，尋復叛，陷甘泉。○曹文詔擊賊于河曲。王嘉允敗死。王承恩敗賊于鄜州。降賊首上天龍賀虎臣斬賊劉六于慶陽。○以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內臣王應朝鄧希詔等監視關寧薊鎮兵糧。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呂直監視登島兵糧。海禁羣臣合疏諫，不聽。召對廷臣，復語及內臣。帝曰：「諸臣若實心任事，朕亦何需此輩。」○登州遊擊孔有德率師援遼，次吳橋，反陷陵縣臨邑商河齊東屠新城。○流賊羅汝才犯山西，是冬延安慶陽大雪，民飢盜賊益熾。○中允倪元璽上言黃道周以譽謗承貶，劉宗周以骯髒投閒，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誰爲陛下奮其忠良者。○五年孔有德連陷山東州郡，命侍郎劉宇烈討之。孔有德僞降，誘執登萊巡撫謝橒。○陝西賊入山西，連陷大寧澤州，分部走河北，犯懷慶，陷修武。○員外華允誠上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刺溫體仁，上切責之。○六年曹文詔節制山陝諸將，討賊。○副將左良玉破賊于涉縣，賊走林縣山中，飢民爭附之。○命曹文詔諸將限三月平賊。左良玉勦河南賊，曹文詔敗賊于濟源，又敗之于懷慶，尋改曹文詔鎮大同，賊遂渡河，連陷澠池、伊陽、盧氏，分犯南陽、汝寧，遂逼湖廣，給事范淑泰諫不聽。○七年廣鹿島副將尙可喜降于我大清。○設山陝河南湖廣四川總

李自成詐降

誤國
溫體仁庸奸
終南山
李自成竄入

督專辦賊以延綏巡撫陳奇瑜爲之。○總兵張應昌渡河敗賊于靈寶。賊自鄖陽渡漢犯襄陽連陷紫陽平利。自河南入四川陷夔州大寧諸縣俱失守。自四川走湖廣副將楊世恩追敗之于石河口復自湖廣走盧氏靈寶總督陳奇瑜鄖撫盧象昇會師于上津勦湖廣賊張獻忠流入漢南官軍圍高迎祥李自成諸賊于興安之車箱峽會大雨兩月賊食盡自成賄奇瑜左右詐降奇瑜意輕賊許之縱出險卽大譟盡屠所過七州縣而他賊數萬又會之賊勢愈張逮陳奇瑜下獄。○我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詔陳洪範守居庸丁魁楚守紫荆雁門我大清兵克保安沿邊諸城堡多不守遣總兵尤世威等援邊總督張宗衡節制各鎮援兵我大清兵克萬全左衛旋師出塞。○李自成圍賀人龍于隴州洪承疇檄總兵左光先與人龍合擊大破之以賊聚陝西詔豫楚晉蜀兵四道入陝李自成竄入終南山已而東出陷陳州分犯湖廣河南。○八年主事賀王盛劾溫體仁庸奸誤國謫外。○張獻忠連破河南江北諸縣陷鳳陽焚皇陵樓殿留守朱國相等戰死事聞帝素服哭遣官告廟逮漕運總督楊一鵬棄市援兵至鳳陽獻忠東圍廬州陷江北十餘州縣復走漢中還河南。○命洪承疇出關討賊李自成大會諸賊于滎陽共十三家老回曹
裏眼左金王
改革星世王射塌天橫天王混十萬過天王及迎祥獻忠。七十二營分道距官兵總兵鄧玘曹文詔連敗之洪承

自成復興獻
忠合

下詔罪已

倪元璽奏免
逋賦

政府覲上意

王推自成爲闖

疇會師于汝州分部諸將防豫楚要害曹文詔追賊至真寧遇伏力戰死會自成與獻忠不協自成偕迎祥西趨歸德復入陝西陷咸陽獻忠東下廬州○命盧象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洪承疇敗賊于關山鎮李自成東走復與張獻忠合總兵祖寬破賊于汝州會象昇共敗李自成于確山左良玉敗賊于閩鄉老回回諸賊自河南犯陝西承疇敗之于臨潼○帝下詔罪已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示與將士同甘苦○撤監視總理內官惟京營及關寧如故○鄭芝龍擊敗海賊劉香香自殺衆悉降尋授芝龍總兵○戶部尙書侯恂請嚴徵新舊逋賦從之○倪元璽奏免逋賦略云盜賊之禍震及祖陵下詔罪已非徒空言也今民最苦無若催科一應逋賦宜與蠲除雜解改從折色于下誠益于上無損及今不圖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燔燹之區哉○九年張獻忠圍滁州盧象昇祖寬大敗賊于朱龍橋○以淮安武舉陳啓新爲給事中啓新本庸人時政府覲上意必有闢門特達之典故令啓新上書跪正陽門太監曹化淳聞于上立致省垣啓新旣進惟從事敝車羸馬以逢迎上意○盧象昇勦河南賊高迎祥李自成分部入陝西餘賊自光化走湖廣陝撫孫傳庭擊擒賊首高迎祥于盩厔送京師伏誅賊黨推自成爲闖王洪承疇敗賊于隴州賊走慶陽鳳翔○張獻忠犯襄陽○我大

清兵入昌平寶坻連下近畿州縣命尙書張鳳翼督諸鎮援兵改盧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侍郎劉宗周以論內臣及大學士溫體仁削籍略曰自己已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禍亂一至于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寢疎朝政也日墮邊政日壞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尙綜覈而臣下瑣悉苛求以示察窺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不覺矣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于是難爲首揆溫體仁解矣○十年老回回諸賊趨江北張獻忠羅汝才自襄陽犯安慶南京大震左良玉等合兵援之大破賊賊走潛山之天王古寨巡撫張國維檄良玉搜山良玉不應尋北去賊乃復出太湖連斬黃敗官軍于豐家店會援兵至復破賊賊皆遁獻忠入湖廣命總督熊文燦總理南京河南山陝川湖軍務駐鄖陽討賊○李自成自秦州犯四川陷昭化劍州等十餘州縣進攻成都七日不克○溫體仁罷體仁性忌刻殘忍佐政以來漫無經畫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信之○是年朝鮮降于我大清○工部尙書劉遵憲上加派輸納事例○詔求直言清刑獄諭德黃道周上言陛下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上不懌○十一年洪承疇敗賊于梓潼又敗之于潼關南原自成盡亡

體仁斤斤自守
例加派輸納事

李自成竄商
洛山中

張獻忠僞降
論楊嗣昌奪情

張獻忠復叛

自成卜于神
自成投自成

其卒竄伏商洛山中。○獻忠爲左良玉前鋒羅岱射中額，病創甚，適總理熊文燦刊檄撫賊，獻忠乃僞降。文燦受之，獻忠仍據穀城。○楊嗣昌入閣預機務。○賊羅汝才以戰敗乞降。○我大清兵入牆子嶺，盧象昇入援，旋敗于鉅鹿，死之。○黃道周以論楊嗣昌奪情謫外。○十二年，我大清兵入濟南，執德王由樞，下畿內山東七十餘城。劉宇亮孫傅庭會師十八萬于晉州，不敢進。劉宇亮罷。○張獻忠叛于穀城，羅汝才等起兵應之，十三家降賊。一時並叛。陘穀城陷房縣，左良玉擊之，敗績于羅喉山，羅岱死之。○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總督以下並聽節制。嗣昌誓師襄陽，左良玉爲平賊將軍，專力勦獻忠。○十三年，總督鄭崇儉大破張獻忠于瑪瑙山，擒獻忠妻妾，獻忠率千餘騎竄歸興山中。○羅汝才犯夔州，石柱女官秦良玉連戰却之。總兵柳應元等又破之于興山。汝才走巫山，與張獻忠合尋陷大昌、劍州、棉州、瀘州，北渡走漢川，復自巴至開縣。○官軍圍自成于巴西，自成大困，欲自經，養子雙喜勸而止。自成卜于神吉，軍中壯士多從之，乃輕騎由鄖均走河南，飢民從者數萬，連陷宜陽、永寧，殺寓安王采鑾，陷偃師，勢大熾。○十四年，總兵官猛如虎追張獻忠及于開縣之黃陵城，賊遂東下，陷襄陽，襄王翊銘、貴陽王常法並遇害。尋陷河南州縣，羣盜附者萬計。左良玉追敗之于信陽，獻忠東奔，又爲副將王允成所破，衆散且盡，投自成。羅

射中自成目

汝才與五百騎糾土賊一斗穀等衆復盛。○李自成得李信牛金星宋獻策等說自成以所掠財物賑飢民從者益衆正月攻河南城陷福王常洵遇害前尚書呂維祺死之遂移攻開封周王聞賊至發庫金募死士與御史高明衡等固守自成解圍去連陷葉縣洧川

許州并南陽等十四城再圍開封總兵陳永福力拒之射中自成目。○周延儒賀逢聖復入閣。○我大清兵攻錦州洪承疇來援駐師松山戰敗總兵吳三桂王樸自松山遁諸軍夜潰。○十五年孫傅庭督京軍救開封總兵楊文岳援開封賊解去南陷西華睢州歸德府數十郡縣悉殘毀復攻開封諸援軍皆屯河北不敢進賊決河灌城城潰士民溺死者無算得脫者惟周王妃世子及撫按以下不及二萬人賊亦漂沒萬餘乃拔營西南去自成收羣賊連營五百餘里再屠南陽攻汝寧由確山陷襄陽據之分兵陷荊州焚獻陵。○總兵黃得功劉良佐大敗張獻忠于潛山。○我大清兵克松山洪承疇降祖大壽以錦州降巡撫邱民仰等死之十一月大清兵分道入塞克薊州畿南郡邑多不守趨曹濮山東州縣相繼下。○帝下詔罪已命勳臣分守九門太監王承恩督察城守徵諸鎮入援。○十六年周延儒自請督師許之。○我大清兵北歸戰于螺山八鎮兵皆潰。○魏藻德入閣預機務周延儒罷。○張獻忠陷漢陽執楚王華烽籠而沈諸江遂僭號改武昌爲天授府斬黃等

二十一州縣俱附。左良玉兵復西上。僞官吏多被擒獻忠懼。復陷岳州。趨長沙。巡撫劉熙祚奉吉王惠王走衡州。尋破。又走永州。廣西賊遂東犯江西。決策入川。○李自成陷承天府殺羅汝才。并其衆。陷潼關。尋陷西安。執秦王存樞。連陷延安。鳳翔。榆林。陝西地悉歸自成。又遣賊渡河。陷平陽。詔以余應桂總督三邊討賊。然全陝已沒。不能進。初。自成據襄陽。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改襄陽曰襄京。置僞官。及是改西安曰長安。稱西京。○京師大疫。

○周延儒有罪。賜死。○^{十七}李自成稱王于西安。○幸正陽門樓。錢李建泰出師。○張獻忠入四川。○自成渡河。破汾州。陷太原。執晉王存桂。北徇忻伐。由柳溝逼居庸。○詔天下勤王。命廷臣上戰守事宜。李邦華等請南遷。及太子撫軍江南。皆不聽。封總兵官吳三桂。左良玉。唐通。黃得功。俱爲伯徵。諸鎮兵入援。命唐通內臣杜之秩。守居庸關。太監王承恩。提督城守。○李自成至宣府。太監杜勳。杜之秩。總兵唐通。俱降。賊遂入關。陷昌平。犯京師。京營兵潰。太監曹化淳。啓彰。義門。賊盡入皇城。不守。帝崩于萬歲山。王承恩從死。御書衣襟爲遺詔。皇后周氏先一日崩。自大學士范景文而下。死者數十人。賊遷帝后梓宮于昌平。昌平人啓田貴妃墓以葬。明亡。是年夏四月。我大清破賊於山海關。自成奔永平。我兵逐之。自成復奔還京師。大掠西走。五月二日。我大清兵入京師。下令安輯百姓。爲帝后發

喪以帝禮改葬議。號拔之，自成復走武昌。爲我兵所追，部衆多降。自成走延安，至通我行。男女六萬有奇，遇我兵于鳳凰坡中。民盡失墜，乃謀竊長安，伏積薪下，出川北。我兵斬之，賊潰入川南。自成從城攻父黨於九宮山，略食山中，爲村民所困，自縊死。或曰：村民方築堡擊之，腦中鉗死。獲功次，自成從城攻。

